

时值一月三日，我们现在正在千叶的某所居酒屋内。  
  
“那么，为了祝贺小雪生日快乐！干杯！”  
  
“干、干杯。”  
  
“……”  
  
“干杯~”  
  
现在召开的是由由比浜带头发起的雪之下生日庆祝会。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我们的小雪也迎来了20岁的生日。  
  
从总武高毕业之后，我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大学，不过还好都顺利的考了进去，然后就这样走在各自的道路上。  
  
不过，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分道扬镳了，偶尔也会像这样聚聚，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虽然我和由比浜还是留在了千叶，不过雪之下却考入了东京的大学。当然她也从那栋公寓中搬了出去，一个人在东京生活着。  
  
所以，我们没办法经常见面。正因如此，这样的机会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  
  
虽然这对原侍奉部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窗会，但是……  
  
“……话说回来，你为什么在啊？”  
  
“讨厌啦前辈~，我不也是优秀的侍奉部部员的一人嘛~”  
  
“不，不对吧……”  
  
比我小一个学年的后辈，一色彩羽不知道为什么也在这里。  
  
“真是的前辈，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嘛，请不要这么害羞啦~”  
  
“你和我不是一个大学的吗、说起来早上的时候不是才撞见过吗……”  
  
是的。确实，在场的原侍奉部部员都考进了不同的大学，但是这个什么事都要我照顾的后辈却不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她考进了我所在的大学。  
  
对于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圈子、悠然自得的享受着独身生活的我来说，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学校里碰到一脸得意的她的时候，真是吓得我那罐喝到一半的max咖啡都掉了。  
  
从那以后，我的大学生活的日常变成了就算升入了大学还是要继续照顾这家伙的样子。学习方面自然是不用说，我还得陪着这家伙去她那个圈子的酒会，也是为此我教给了她喝酒的方法。  
  
（嘛，如果她还没喝习惯酒，到时候喝的烂醉，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  
  
无论怎样，她都是我重要的后辈。不光是对我而言，对于雪之下和由比浜也是一样。  
  
……尽管如此、  
  
“你倒是告诉我有谁会来啊……”  
  
“啊、啊哈哈哈哈，抱歉。我被彩羽酱封口了来着……”  
  
“哈？”  
  
“是惊~喜啦，前辈~♪”  
  
“怎么回事啊你你也太喜欢惊喜了吧？大学入学仪式的时候我可什么也没听说过哦？”  
  
“好啦好啦，难得的庆祝会嘛，人更多不是更好吗？小企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啦！”  
  
正当我一脸嫌弃的闹情绪的时候，我听到了从对面传来的像是呻吟一样的声音。  
  
这回的主角，是雪之下雪乃。  
  
坐在她旁边的由比浜也注意到了吧。她担心的问着雪之下。  
  
“啊，小雪，啤酒太苦了吗？”  
  
“……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还要苦一些。”  
  
“不要那么勉强自己啦。现在的话你只要记住‘啤酒的味道原来是这样啊’就可以了。”  
  
那么，在听了这段对话之后想必大家也已经注意到了吧，隐瞒着什么的雪之下在今天迎来了她的20岁生日，就在今天，她第一次喝了酒。  
  
……不过，本来这就是对的啦。所以说现在的大学生根本不把成年才能喝酒当回事，我和由比浜以及一色都是进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喝酒的。雪之下则不然，非常坚定地直到今天都没有喝过酒。  
  
看着面前一小口一小口啜饮着啤酒的雪之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生感慨。看着由比浜和一色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和在未成年时就相识的人一起喝酒什么的，还真是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呢！

“既然喝不惯啤酒的话那喝喝看鸡尾酒怎么样？大概那个更加适合雪乃学姐吧，老实说我也不太擅长喝啤酒……”  
  
“也是，适当的喝点甜的也不是挺好的吗。”  
  
“是呀。反正机会难得，尝尝各种各样的酒吧小雪！”  
  
“虽、虽然这样也行，但是我喝不了那么多。”  
  
“没关系没关系！剩下来的我会喝掉的！”  
  
“是、是吗。那么就拜托你了。”  
  
由比浜挺起了这几年愈发丰满的胸部说道。这家伙，平时参加大学里的酒会的时候也会做这种事情的吗。那么男同胞们一定都很为难吧。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设防备，这一点还真是让我提心吊胆。  
  
（不过，叶山和三浦和由比浜都是一个大学的，应该是不需要担心了吧。）  
  
哎呀，突然间各种各样的想象都冒了出来。如果有人对由比浜摆出一副色眯眯的样子的话，三浦一定会用死亡射线把他打飞吧。  
  
正当我想着这种事情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色把嘴凑到了我的耳边。虽然她的动作很突然，不过这几年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改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心神不定了。  
  
“怎（此处八幡咬了一下舌头）、怎么了。”  
  
“……前辈还没有习惯这种吗？明明在酒会上前辈经常被别的女孩子贴的很近的来着。……哈！难道说是那个吗、‘别的女孩子怎么样都好我一点也不动心，只有彩羽靠近的时候才会焦躁’的那个吗？我只是稍微有点，真的只是稍微有点开心，但是前辈这幅动摇的样子太恶熏了对不起。”  
  
“啊，是吗……”  
  
还真是那个啊，一色同学也是一点也没有变呢……  
  
“所以说，有什么事吗。”  
  
“结衣前辈她啊，嘴上说着好像很会喝酒的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不，就算你问我我也不清楚。我也没怎么和由比浜在一起喝过酒。”  
  
“哈？真是派不上用场……”  
  
“等等？就算是我也会受伤的哦？”  
  
你看我不也是没有办法嘛。本来我就没怎么和由比浜两个人一起喝过酒，更何况现在雪之下也在，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客客气气的才喝了一杯左右……  
  
“我很在意叶山前辈说过的话来着。他说，有一个不要喝那么多酒比较好的人在。虽然我还没有问他那个人是谁啦……”  
  
“……不会吧。”  
  
我们都已经是大二的人了。应该还不至于喝醉吧。更何况是在雪之下的面前。  
  
就这样，我不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喝下一口杯中的酒。（此处小改，因为原文实在没法翻\_(:з)∠）\_）  
  
  
“硕以说~？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恩、恩，是啊，我也很开心，由比浜同学。”  
  
由比浜同学……  
  
在那之后连一个小时都没有过去，由比浜就已经漂亮的喝醉了。酒会地点选在有包间的居酒屋的好处就是，可以想怎么放松就怎么放松。还好选的是这里。  
  
“喂，先不说由比浜了，雪之下和一色你们两个人倒是拉着她点啊。”  
  
“神马？！我完全没有喝醉哦？对吧小雪、小彩羽、”  
  
“不不、前辈已经喝醉了啦。已经不能喝的再醉了，可以说是泥醉了。”  
  
“呣……为什么要说这么让人寂寞的话啊？对说这种话的小彩羽……要这样♪”  
  
正当由比浜这么说着的时候，她以完全无法想象是喝醉了的速度扑向了一色。  
  
“啊、不、等等结衣学姐。诶、讨厌你在摸哪里啦！”  
  
“诶嘿嘿~~小彩羽真软呀~这里也是、这里也是、还有这里♪”  
  
“等？！这样真的不行啦！前辈不要光看着了快帮帮我！”  
  
“……不，一色，很抱歉啊，我胆量还没有大到插手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我去插手女孩子之间的纠♀缠啊……如果我不挪开视线的话，我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妙的东西然后进入短路模式。（存疑）南无阿弥佗佛。  
  
“不、不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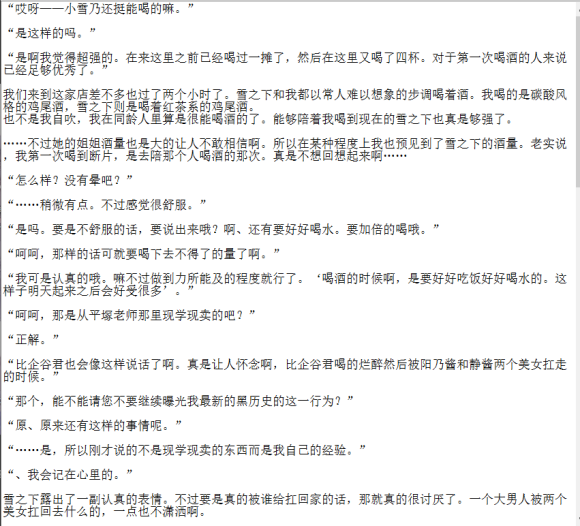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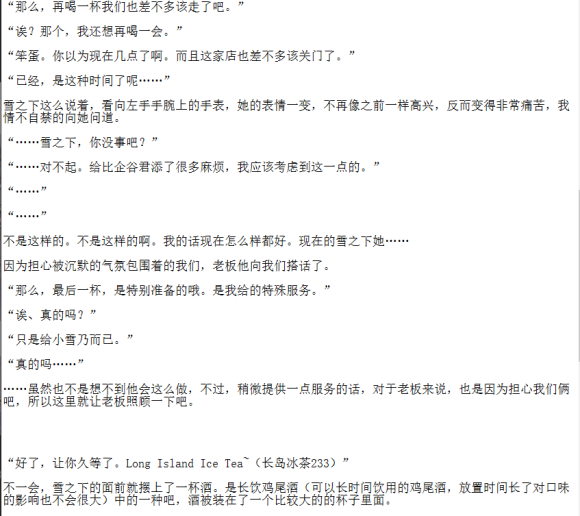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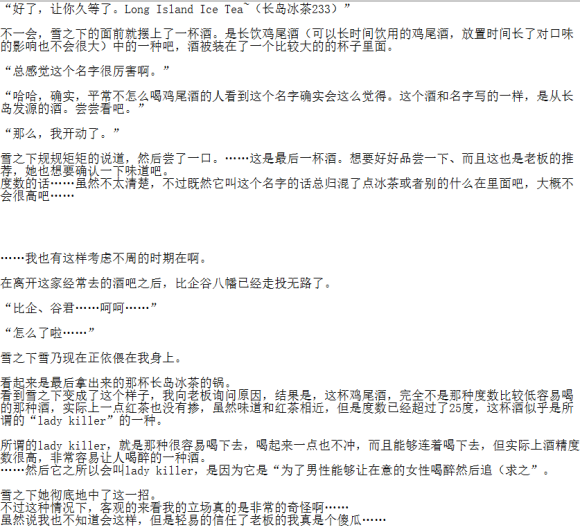
“……我已经不能嫁人了。好可怕，结衣学姐好可怕。”  
  
呜哇……能给那个一色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由比浜同学你还真是醉到吓人啊……  
  
我将视线从在房间一角颤抖的一色身上挪开，看了看表。时针马上就要指向十点，考虑到雪之下还要回去，已经到了不得不解散的时间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由比浜，该回去了哦。不然雪之下可回不去了。”  
  
“诶~？”  
  
我向把目标从一色转移到雪之下身上的由比浜说道，听到这番话的雪之下摆出一副得救了的表情，松了一口气。  
  
“没关系的啦。大家都还在放假，小雪住到我家就行了！”  
  
“笨蛋吗你。主人都醉成这样子了是不可能让别人住到你那里去的吧。”  
  
“硕~以~说~、我明明还没有醉的说。”  
  
“由比浜同学，你的这份心情让我很开心，不过还是下次再说吧。”  
  
“连小雪也……”  
  
在被我和雪之下两个人一起训诫的话果然还是有效果的，由比浜终于变得老实了起来。然后她气鼓鼓的嘟起了嘴，还挺可爱的……  
  
正当我观察着由比浜的状态如何的时候，她缓缓的伸出了双手，伸向了坐在她两侧的我和雪之下。  
  
虽然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是看着由比浜也察觉到了什么的雪之下握住了她的手，然后看向了我。  
  
我也终于反应过来，脸颊一热，然后握住了由比浜空着的那只手。  
  
“我们已经毕业两年了呢。”  
  
“是啊……”  
  
“不过我们还是能像这样一起聚聚，总感觉很厉害呢。”  
  
“……没错。”  
  
确实，这种事在我进入奉仕部之前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吧。恐怕对雪之下来说也是这样。真的，真的发生了很多啊……  
  
“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也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未必是无限的吧。”  
  
很悲伤吧，确实。虽然我很不愿意去想，但是我的大学生活也只剩下两年时间。之后就是工作。相聚的机会肯定会比现在更少吧。  
  
“所以说啊，现在像这样，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高兴，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珍视这段时间。”  
  
“由比浜同学……”  
  
“小雪、在东京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不会寂寞吗？有交到朋友吗？”  
  
“……恩，没问题的。有找到能好好交谈的朋友，也习惯了在东京的日子。”  
  
“……是吗，太好了。不要勉强自己哦？这可是坏习惯哦？”  
  
“恩……”  
  
无法继续忍耐下去的雪之下抱住了由比浜，一滴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由比浜温柔的抱着雪之下，让雪之下枕在自己的肩头，温柔的安抚着她。  
  
然后她把视线转向了我。  
  
“小企呢？”  
  
“……诶？”  
  
“小企没问题吗？已经习惯学校了吗？一个人过日子没问题吗？”  
  
“……学校的话，倒是有一色在，最近在酒会上能说话的人也变多了。一个人生活的话我还是有比你做的更好的自信在的。”  
  
不知为何，我变得害羞起来，不知不觉就说出了这样别扭的话，无法坦率起来。即便如此由比浜还是笑着听着我的话。  
  
“小企也是一点也没有变啊……但是这样太好了。一定要感谢一下小彩羽呢。”  
  
由比浜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看向了房间的角落。我也把视线转向了那里。  
  
直到刚才还蹲在地上的一色像是看了什么很感人的纪录片一样，哭成了一个泪人。  
  
“你啊，这里可没有化妆台啊……”  
  
“前辈，说出这种话是真的很不体贴人的……”  
  
“小彩羽也过来吧？”  
  
“结衣前辈———”  
  
她抛开刚才那副害怕的样子，像雪之下一样从正面抱住了由比浜。  
  
看到她们这幅模样，我也情不自禁的笑了出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喝醉了，掉眼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正当我以温柔的眼神注视着三个女孩子的和睦相处的场景的时候，由比浜突然抬起了头，与的眼神对上了。  
  
她一瞬间露出了恶作剧一般的坏笑，然后将我和她还牵着的手一拽，大意了的我漂亮的失去了平衡，被拽了过去，结果，我被由比浜紧紧的抱住了。  
  
“喂、喂！由比浜！”  
  
“……小企也没有逞强吧？因为小雪和小企两个人很像，所以我很担心你们的哦？”  
  
“……我已经不那么做了。所以说我没问题的。”  
  
“……太好了。但是发生了什么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来找我们帮忙哦？无论是我还是小雪还是小彩羽。还有高中的大家也是。能帮助小企的人可是有很多的哦。”  
  
“……你啊，这样子可是犯规啊。”  
  
……看起来，我也有些喝过头了啊。

“12点了吗…”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熬到深夜的经历，身体不禁也有些难受起来，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我急忙和由比浜分开，因此她摆出了一副不开心的表情，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现在还不解散的话有点不太合适了吧。”  
  
“确实。这家店好像也要打烊了的样子。”  
  
还缠着由比浜的一色听到了我的话之后也反应过来，回到了座位上。确实我们来的时候这家店还很热闹，现在也已经安静了下来。  
  
“雪之下，由比浜。虽然我知道你们还舍不得分开，但是差不多也十二点了。要回去了。”  
  
“呜……虽然很寂寞，但是也没办法呢。”  
  
“是呢。”  
  
雪之下这么说着，松开了抱着由比浜的手，支起了膝盖。  
  
“等一下小雪。”  
  
“怎么了吗？”  
  
就在此时，由比浜叫住了她，她的动作停住了。趁此时机，由比浜凑到了雪之下的耳边，悄悄地说着什么。  
  
“————”  
  
“……！”  
  
“加油哦！”  
  
我完全不知道由比浜说了什么，不过雪之下仿佛受了什么惊吓一样，脸突然涨得通红。  
  
搞不清楚状况的我呆呆的看向由比浜，她只是说着“没什么”然后摇了摇头。  
  
“？……那么由比浜看起来酒也醒了，虽然很不好意思，雪之下，你去由比浜家里住一晚行吗？”  
  
“是呢。那么这回是真的，虽然很舍不得，但还是回去吧……嘿咻……啊，啊咧—”  
  
“喂、喂由比浜！”  
  
由比浜站起了身，但一开始走路就摇晃的十分厉害。我慌忙的扶她了一把，才没有出事。  
  
“你啊，这不是还醉着吗……”  
  
“啊、啊哈哈……谢谢你小企。”  
  
“不、没关系的啦……”  
  
不过之后要怎么办呢。虽然之前是那么安排的，但如果由比浜还是这个状态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把雪之下交给现在的由比浜的话，我有一些不放心……  
  
“一色——”  
  
“啊、啊—！眼前突然好晕啊、不让人送我回去的话可就糟了—！小彩羽能拜托你吗？！”  
  
正当我向一色搭话的时候，由比浜突然很大声的喊着，打断了我。  
  
突然被拜托了的一色歪了歪头，理所当然的回答道。  
  
“诶？我吗？那样的话结衣学姐还不如让前辈来呣咕！？”  
  
一色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被由比浜打断了，只不过这次不是用话，而是用了物理上的方法，由比浜用手堵住了一色的嘴。  
  
我对现在的突发状况一点头绪也没有，这时由比浜又和一色说起了悄悄话。  
  
“————”  
  
“……！啊、啊—！是呢！我知道了结衣学姐！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恩！那就拜托你了！”  
  
这么说着，一色的态度瞬间转变，说的话也变得和前面不一样了。  
  
“啊？一色你也不用这样啊。那雪之下要怎么办啊？喂由比浜，你和一色说了什么啊。”  
  
“那个，说了什么呢——（棒读）”  
  
“你啊……”  
  
我说你们真的是雪之下的朋友吗？再怎么说这个情况下放置play她你们不觉得她太可怜了吗？说起来雪之下也什么都没说。这可是你的事情啊……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低着头也不清楚她到底有没有把现在的对话听进去。  
  
“好、那么就这么决定了，解散解散！”  
  
“不、所以说还什么都没有解决啊、啊喂你们二位？你们两个收拾东西收拾的也太快了吧？快的和风一样诶？等一下你们到底要干啥啦？”  
  
“前辈你在说什么呀。这样子的话只剩下一个方法了不是吗？”  
  
“对对，小企，小雪就拜托你了。”  
  
“哈？！你们认真的吗、这个怎么说、你看、不是有点那个吗。各种各样意义上都很不妙吧……”  
  
“前辈，理性的怪物、不还是自我意识的怪物来着？要好好发挥自己的本事哦？”  
  
这个是从谁那里听来的……不过看起来也没有问的必要了……

“她们还真的就这么走掉了啊……”  
  
在店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后，一色和由比浜就这么离开了，只剩下我和雪之下两个人呆呆的看着她们远去。  
  
……不，不对吧。正确的说，她们确实这么演了。  
  
其实，我的心脏从之前开始就速度加快，一直狂跳。  
  
诶、真心的咋整啊。雪之下错过末班电车了已经回不去了，有能够住在熟人家里的这个选项但是那个熟人现在抛弃了雪之下已经溜回去了。剩下的……  
  
“我说，比企谷君。”  
  
“似！（八幡慌张233）”  
  
“……比企谷君？”  
  
“啊，那个，不好意思。”  
  
“哈……你一点也没变呢。”  
  
“烦人……”  
  
让我来做这种难为情的事情早就飙到我的极限了，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了啦……  
  
我背过身去，不想让雪之下看到我发红的脸颊。不，那个啥，脸这么烫的话，完全没有办法看雪之下那里啦……不过身体暖着的时候，夜风拂过的感觉真的很舒服。  
  
我暂时没有说话，冷静了一下头脑，这个时候一阵微弱的力道拽住了我的衣袖。  
  
“……？”  
  
“那个，只要比企谷君没问题的话……”  
  
“啊嗯？”  
  
“能、能请你再教我一些喝酒的方法吗？”  
  
一瞬间，我没有理解雪之下话中的含义，在脑中反复的回味着。  
  
“……哈？不你刚才才第一次喝酒吧，干什么这么急。”  
  
“真、真多嘴，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在考虑什么吗？”  
  
“比如说？”  
  
“比、比如说，那个，今天我迎来了20岁生日，我认为以后喝酒的机会一定会增加很多。”  
  
“确实，是这样。”  
  
“到时候，那个，我说不定会醉的和刚才的由比浜同学一样。”  
  
“哈。也许吧。不过那个啥？你那些新交的朋友都是些从还不能喝酒的时候就开始喝的家伙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那样的。”  
  
雪之下听着我的话然后低下了头，支支吾吾着。她好像微微的颤抖着。  
  
……毕竟都看到这幅情形了，我也没迟钝到什么都不明白的地步。  
现在雪之下细细考虑后说出来的，是“借口”吧。很有原来的雪之下那种笨拙的感觉。  
  
老实说，要判断那关键的、找借口的理由，还真是挺难的…………  
  
现在要拒绝雪之下的话其实很简单。实际上，我只要再推一把雪之下就会丧失正当性自然而然的放弃。（俗称拔旗）  
考虑到我们彼此，特别是为了雪之下的话，那在这里拒绝她，然后打一辆出租车把她送上去然后送回东京才是正确的。  
  
但是，但是啊。  
  
“……就再喝一摊哦。”  
  
“诶……？”  
  
“什么，不是你想去吗？”  
  
“……诶，确实，我们走吧。……比企谷君，谢谢你……”  
  
雪之下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带着温柔的微笑这么说着。而我却无法开口只能随便的哼哼两声作为回应。  
  
……就这么放下她的话可不行，我这么想着。  
有什么东西重合了起来。雪之下这低着头握住我衣袖的姿态，和我迄今为止一直看着的雪之下的身影，重合在了一起。  
  
  
“……真让人吃惊。你竟然还知道这种店。”  
  
“……完全不懂你想表达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藏在心里的秘密才对。”  
  
这家酒吧离我家和大学都很近，而且很安静，我主要在周末才会来，今天我带着雪之下来到了这里。  
  
“十分抱歉、我还以为你肯定会带我去赛利亚的。”  
  
“……就算是我，如果要喝酒的话也不会去赛利亚的吧……”  
  
不过、我也不是不去赛利亚了哦？倒不如说一周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赛利亚吃的。  
虽然我和由比浜说我一个人也有好好的生活，不过这就是一个独身男的生活！倒不如说大学生就是这样的吧。  
  
“不过这种地方，看起来不像是像你这样的孤……你一个人能来的地方……”  
  
“你不用改口也可以的啦……不过实际上我一个人也不常来啦。”  
  
“比企谷君他啊，倒不如说是一直和漂亮的女性一起啊。”  
  
“……比企谷君？”  
  
“老板……（虽然写的是master，不过还是翻成老板吧，叫大师、师傅啥的怪怪的），你再这么瞎说话我可就告辞了哦？”  
  
“哎呀，原来是不能说的事情吗。那可真是抱歉了。”  
  
这位耸了耸肩、完全没有摆出不好意思的样子的人是这家店的老板，他一个人就能好好打理这家店。虽然看起来还年轻，不过实际上已经五十几岁了，好像这家店也已经开了二十年以上了。

这样的老手并非是不了解客人的忌讳，老板这样的行为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了我的情况之上的。  
实际上，你是故意说漏的吧……  
  
“嘛，只是和平塚老师而已。”  
  
“啊……”  
  
“哈哈，但是你没有说谎吧。”  
  
嘛确实是这样的。本来这家店就是平塚老师告诉我的，在我生日当天。  
  
第一个祝贺我二十岁生日的人，并非我的家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她。  
  
在改变日期的一瞬间，她就突然飚过来一个电话说“二十岁生日快乐比企谷！好嘞现在就出来吧，我们去喝两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悲伤。这个人也太喜欢我了吧。快点来一个人把她收下吧……  
  
所以就变成了我和平塚老师经常会去喝几杯的样子，然后我们经常光顾的就是这家店。  
  
“啊说起来有次你带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过来呢，说是‘她叫一色’……今天没带来啊。”  
  
老板这么说着，我带着雪之下来到柜台，然后坐到了她旁边。  
  
“那么今天要喝点什么？”  
  
“啊……那个。”  
  
“……我要一杯杜松子酒。这家伙今天第一次喝酒，所以请给她上一份温柔一点的。”  
  
“嘿这个是这个是。生日吗？”  
  
“是的，直到刚才为止，他和其他的朋友都在为我庆生。”  
  
“是吗是吗。真是可喜可贺。说起来过了二十岁生日才第一次喝酒，还真是较真啊。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我叫雪之下雪乃。”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那个。”  
  
听到雪之下这个名字的时候老板露出了一副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他那个年龄的坏坏的笑容。他的这番话和表情让我感到了一些很不妙的东西所以我连忙向他搭话。  
  
“那个、老板？”  
  
“……发牢骚谷君在这里究竟给我造了什么样的谣呢？”  
  
“啊没事的没事的，不是坏话，倒不如说是那个的反面。”  
  
“那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嘛……”  
  
“老板！我现在喉咙很干了！”  
  
“哎哟，真是失礼了。我马上准备。……”  
  
好危险、这个人刚才肯定要把不得了的事情给说漏嘴了……  
  
“……什么啊、两个人还没开始交往啊……”  
  
老板他低声嘀咕着什么，不过声音太小了，他的话被店内的音乐所掩盖，所以我并没有听清楚。  
  
雪之下似乎是听到了的样子，我看向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正低着头，阵阵颤抖着。  
  
……诶，老板到底说了什么啊？呐？  
  
  
  
  
  
  
  
  
“……结衣学姐，真的可以吗？”  
  
“诶？关于什么？”  
  
在回程的的士中，我向结衣学姐问道。  
  
“什么什么的、是说前辈他们的事情啦。你都这么为雪乃学姐加油鼓劲了。”  
  
“啊哈哈……恩，没关系的。那样子才好。”  
  
“但是……”  
  
“我说啊小彩羽。实际上，我很不甘心。但是呢，我很清楚的。对小雪来说，不是小企不行这件事。”  
  
“但是，如果是雪乃学姐的话，我认为不论怎么样的人她想要找的话都能找到的……”  
  
听着我这么说，结衣学姐仿佛说着“当然”一样，笑了出来。只不过，那副笑容看起来是那么的痛苦。  
  
“哈哈哈，确实呢！小雪她那么可爱！……但是，不是那样的。那是小雪、她心意的问题。虽然我没办法很好的说明白，但是我很确定，小雪她啊，是不可能再喜欢上除了小企以外的人了。”  
  
“结衣学姐……”  
  
“……而且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小企他喜欢的，果然还是小雪啊。变成这样的话我除了为他们加油以外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最喜欢他们两个人了。”  
  
这样说着的结衣学姐的笑容，果然看起来还是有些勉强，但是她所说的话没有一丝虚假。我能感觉到。  
  
“……还真是麻烦呢。”  
  
“真的是啊——那两个人啊真的是。”  
  
“结衣学姐也是啦！”  
  
“诶诶？！对、对不起小彩羽！”  
  
“哈、真是拿你没办法……司机先生不好意思，麻烦您送我们去别的地方。”  
  
“诶？小彩羽？”  
  
“来吧结衣学姐，就趁今天唱个痛快然后就把它忘掉吧！今天我就来扮演结衣学姐的男朋友了！仅限今天哦！”  
  
“……谢谢你小彩羽。那么今天我就好好的撒次娇吧！”  
  
这样说着的结衣前辈又笑了出来。不过，这次她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我这么认为。  
  
……前辈、你这次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哦。诶嘿嘿。

“阿嚏！”  
  
“哎呀比企谷君，感冒了吗？”  
  
“不，并没有感冒啦……”  
  
怎么回事，刚才的那阵恶寒感……我这么想着不过还是没有说出口。要是说出来的话一定会被雪之下说些什么的……“一般情况下让人感到恶寒的你也会~”这样的话，我感觉她会很普通的说出口。  
  
“最近很冷呢。不过因为是一月，也是理所当然的。”  
  
“啊、说起来今天您店还开着啊。平常的话已经打烊休息了吧。”  
  
“啊啊什么来着，因为有预约呀。所以说今天是特例。本来的话是下个礼拜。”  
  
“这样。但是其他的客人……算了，光是店还开着这点已经帮大忙了。”  
  
“哈哈哈。……实际上，来预约的人是你们的熟人。”  
  
听到这个的时候，一阵恶寒再次席卷了我全身。我慌慌忙忙的环视周围一圈。不过果然，周围没有别的客人。但是刚才感到的那阵恶寒并非是我的错觉……  
  
“你们的事情啊，好像被对方知道的一清二楚的样子。”  
  
“……好吓人，那个人真的好可怕。”  
  
雪之下就这么呆呆的看着我和老板对话。不、虽然这再正常不过了……  
  
“那个、实际上……”  
  
正当我准备告诉雪之下、想要开口的瞬间，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看到来电人姓名，正是我准备说出来的名字，我真是越来越怕这个人了。  
不是我说，这个人真的没有在看着我们吗……  
  
我打消了开口的想法，然后把手机屏幕转向雪之下。  
  
“……姐姐。”  
  
“那个人，也是这家店的常客来着……”  
  
  
  
“好嘞让您久等了。首先是比企谷君。”  
  
正当我和雪之下两个人被沉默的气氛折磨着的时候，老板他利索的在我面前放下了杜松子酒。杯上还插着一片柠檬，看起来很是时髦。  
  
“然后，这一杯是小雪乃的。”  
  
然后他摆在雪之下面前的是……茶杯？  
  
“这个是、红茶？吗？”  
  
“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也是酒哦。正确的说，是俄罗斯红茶。是一种把红茶和伏特加混起来的酒，还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加入果酱。啊不过不要紧的，伏特加我少加了一些。请用。”  
  
“那，那我就不客气了。”  
  
“恩那么祝你生日快乐。”  
  
“诶？谢、谢谢。”  
  
于是，我们进行了今晚的第二次干杯。不过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  
大概是因为这个，雪之下的样子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饮了一口酒。……恩，好喝。虽然只是简单的鸡尾酒，但是和居酒屋拿出来的比起来果然还是不一样。都是拜平塚老师所赐，没错，嘴被养刁的那位就是我。  
  
雪之下那边则是……  
  
“好喝……”  
  
看起来很是满意，好像眼睛都在放光一样，能看得出来她很感谢老板。因为这家伙很喜欢红茶啊……  
  
“这个非常的好喝。很容易下口而且不那么让人有在喝酒的感觉。但是喝下去十分的暖身。”  
  
“是吗、那太好了。我的苦心没有白费。”  
  
“那个，为什么选了这个给我？”  
  
……啊—说起来我也很在意。平常拜托老板让他推荐的时候，老板的品味总是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对比企谷君来说，那个很重要的人似乎很喜欢红茶的样子。”  
  
“噗呼——？！”  
  
“诶？那、那个。”  
  
等等真心求求你等一下！今天你这个人也太跳了吧？！而且你为啥会知道啊！关于雪之下的话题我在这里根本就……好吧说不定我说过但是我应该连雪之下的名字都没有说过才对。  
  
“你和‘雪之下’阳乃酱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在旁边看你的样子就明白了。”  
  
“……！哈……”  
  
老板他漂亮的看透了我的内心，然后做了一番精彩解说。  
看起来人类观察对于老板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我因为太过害羞，无法忍耐，为了掩饰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喔哦，还真是不错的喝法呐。怎么样？”  
  
“……再来一杯一样的。”  
  
“了解。”  
  
老板摆出一副认真的表情，将玻璃杯拿了过去，然后利索的开始调酒。  
这个人，不是都预料到这一步了吗……  
  
“那个、比企谷君……”  
  
“……那个啥，什么来着。实际上，我确实很珍视她。”  
  
“？！啊、恩……”  
  
“……”  
  
“……”  
  
老板！请快点把酒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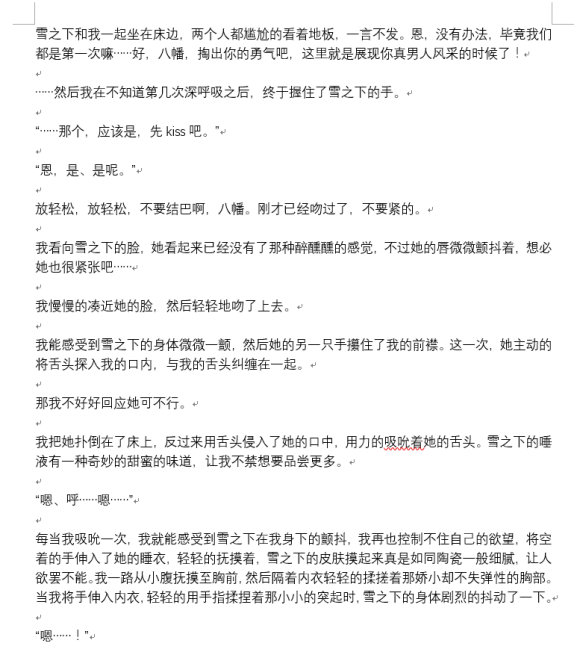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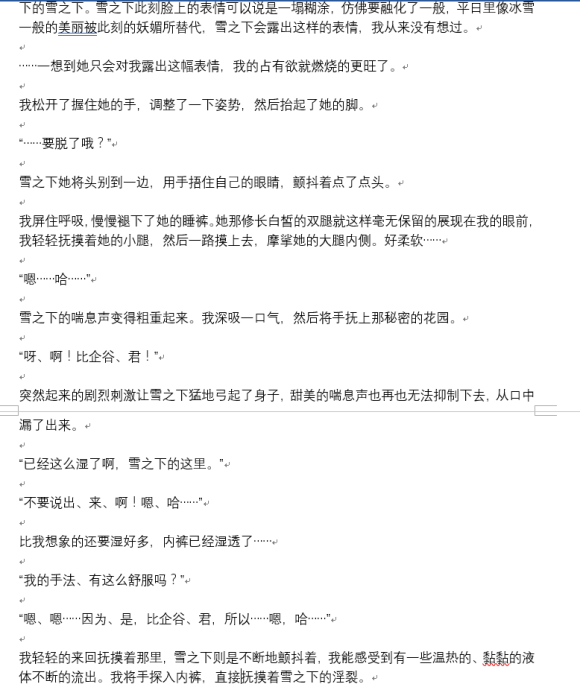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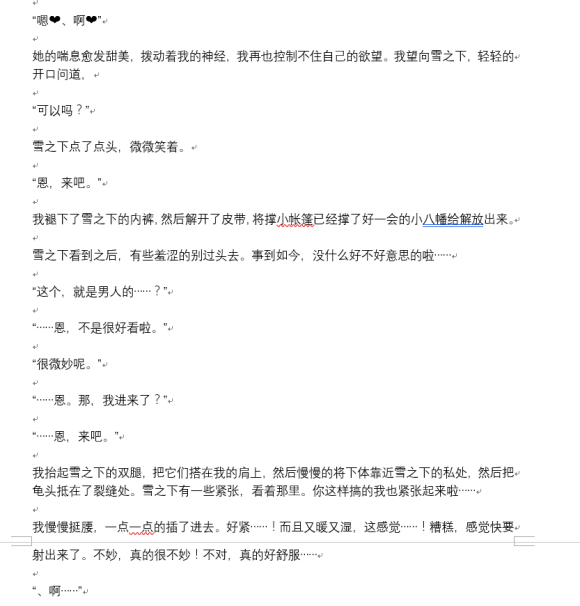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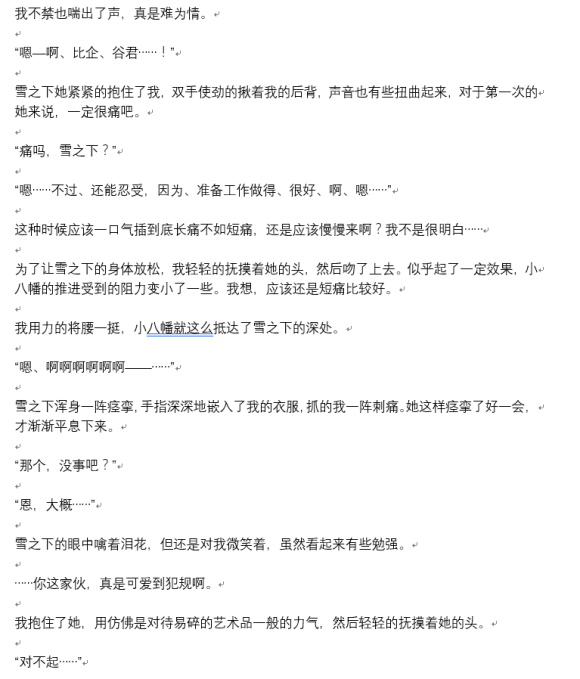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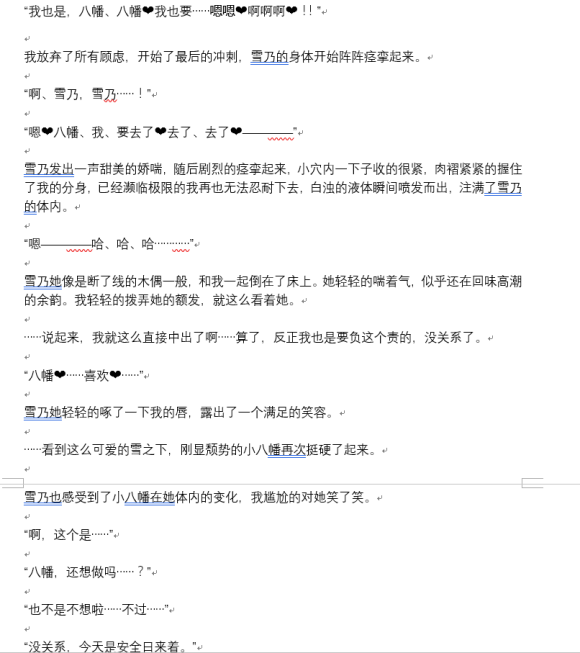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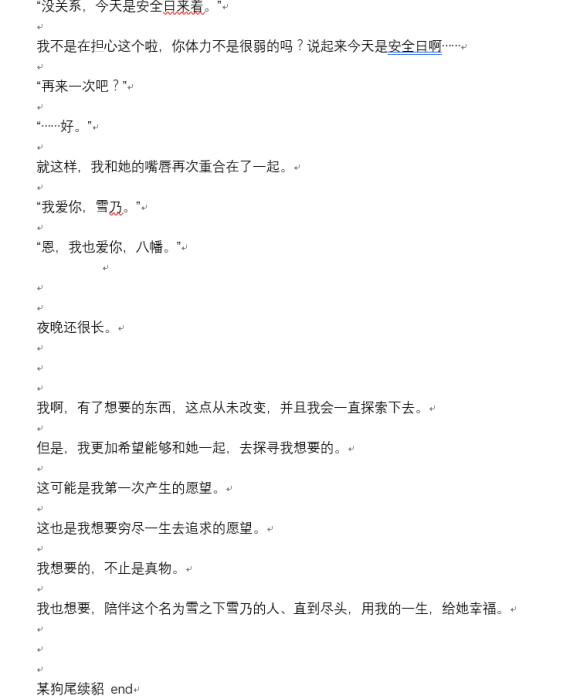
“也有要依赖酒的力量才会变得直率的女性在哦”，虽然老板对我这么说了，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明白。  
他应该是有什么理由在，但是把雪之下灌醉真的是给我添了个不得了的麻烦。  
如果在结账的时候说这个不算是服务要算我账的话，我肯定直接就会发火的。  
  
不过幸好雪之下她真的超强，还能站得稳，这样子的话还有的救。有的救、吧……  
  
“来、雪之下，该回去了。”  
  
“不—要……”  
  
“哈……”  
  
她紧紧的抱着我的手臂不肯放开，脸也蹭了上去，因此我看不到她是怎么样的一副表情。所说的话都表达着“不要”的含义，老实说我真的是没辙了。  
虽说如此，不过要是我们一直站在店门口的话，雪之下感冒了那也很让人头疼啊……  
  
“哈……真是没办法。雪之下。我会送你回家的。所以稍微放开一点啦。”  
  
这种时候可不能还考虑钱的问题啊。虽说这个月可能要吃土了不过也没有办法……但是，即使我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雪之下还是不为所动。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要。”  
  
“……哈？”  
  
就像这样。诶、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束手无策的我只能用剩下的那只手扶着额，望向天空，终于，雪之下她主动开口了。只不过那声音略微颤抖着，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她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不过很是容易想象。  
  
“比企、谷君，我、明天、学校放假，所以、”  
  
“……”  
  
我还没有迟钝到意识不到她的下文是什么的程度。再说了这种也比较常见，也很容易想象。就像很久以前的我一样，只要是男人的话谁都会想象过这种场景吧。  
……但是现在的我，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再敏感的会误解雪之下的真实心意，我很了解雪之下雪乃，了解到根本不会误解她的真心。  
  
“……在东京，很辛苦吧。”  
  
“！……是的。”  
  
“新交的那些朋友呢？”  
  
“……虽然没有说谎，但稍微有点难相处……”  
  
“是吗……”  
  
……不过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轮不到我说，不过我不认为雪之下会那么轻易的向人敞开自己的心扉。虽然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她，不过这还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而且对于雪之下来说，她现在还处于成长的阶段。本来她就不是有很多朋友的那种人，和她正经的交朋友的也就是我、由比浜、一色这些人。而且这是非常、非常深的缘分。  
……因此，要与他人建立新的缘分，对她来说，依旧是陌生的一件事。  
  
（不过，即便如此，现在的雪之下的话，只需要一定的时间就能解决了……）  
  
是的，雪之下已经成长到高中时代的她已经无法与现在的她相提并论了。现在雪之下碰到的问题比起以前的问题来说都是一些微小的问题，她肯定能够克服的，我能这么断定。  
  
但是她也会像这样，偶尔会遇上让她变得不安的事情吧。  
  
想要克服，正是因为她这么想着，所以她才会烦恼，才会陷入不安。  
正因如此，她才需要一个她所信赖的人来为她排忧解难，她也这么希望着。  
  
这难道是依赖吗？不，不对。无论是谁，都会有让他感到不安的事情、让他感到痛苦的事情、让他想要发牢骚的事情在。  
然后他想向信赖的人倾诉，寻求意见，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对于雪之下来说，这已经是成长了。  
这不是雪之下阳乃所害怕的东西。再说了，她在三年之前就已经跨越过那个阶段了。  
  
那么我，雪之下雪乃所信赖的比企谷八幡，为了她，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她的不安，然后支持她而已。  
  
“……好。”  
  
我下定了决心，然后将其付诸于行动。  
  
“？！等、比企谷君？！”  
  
雪之下她罕见的露出了慌乱的样子。如果是平时的我的话，一定会像看到了很稀有的东西而开心不已吧，不过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余裕。  
  
要说为什么，那是雪之下现在正依偎在经过三年又变高了的我的怀抱中。  
……虽然是我主动的去抱住她啦，紧紧的。

“好温暖……”  
  
“你说什么……我可不是你的暖炉啊。”  
  
雪之下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在我的怀中挣扎着。不过她的力气是那么的小，闹了一会之后发现我并不打算放开她，她也就老实了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嘛，那个啥。那个，雪之下小姐对于身体接触不是很没办法的吗。”  
  
特别是碰上由比浜的时候。说起来，碰上一色的话估计她也没什么办法吧。  
  
“放开我。”  
  
“这个是开玩笑的，对吧。”  
  
虽然一边说着糟透了，但是雪之下以完全无法和之前相比的力气闹着，这次我认真的抱住了她，继续说着。  
  
“感到难受的时候，就直接来找我吧。无论是谈心也好、发牢骚也罢，无论多少我都会听的。”  
  
“……但是大家都在千叶，只有我……”  
  
“那么就打电话吧。长途电话还是什么的，都可以。”  
  
“……恩”  
  
———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像我。  
  
“想要见面的时候就直接说吧。机会合适的话我就会来见你的。”  
  
“……恩。”  
  
———恰恰相反，对于以前的我来说，这真的是让我非常头疼的事。  
  
“首先啊，一个人离开故乡，会思乡也是肯定的吧。”  
  
“……恩。”  
  
———这是，我发自我内心的话。  
  
“但是你啊，已经快要大三了哦……还是老样子，太勉强自己了。所以由比浜才会那么担心你啊。”  
  
“……恩。”  
  
———这毫无疑问，是我的真心。如果是为了雪之下的话，即使是这样的事，我也会做的。  
  
“所以啊、雪之下，不用那么坚强也可以的。再多依靠大家一些吧。”  
  
———依靠我吧，但我还是没有说出口。  
  
“……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啊。”  
  
“咕……这个，那个啥。没有‘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就不要说这种话’这种规定的。评价歌手唱的好坏的家伙也不一定很会唱歌吧。”  
  
想到之前和由比浜之间的对话，胸口有些隐隐作痛……  
  
“又说这种歪理……呵呵，但是，也是呢。我也有些在赌气啊。像这样，被你说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安心……”  
  
雪之下这么说着，然后凑近了我的脸。  
……雪之下小姐，因为你真的超级可爱，可爱到爆炸，所以你这么直率的话我会很害羞的。酒的power真的超强……  
  
“哈哈哈、高兴吧雪之下。能让我说到这种地步的只有你啊！”  
  
“……笨蛋。你明白吗，这个状态下，你的真心话早就让我听了个清清楚楚。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但你不是一直都在逞强吗？”  
  
“唔咕……”  
  
“呵呵，但是这样子也有你的风格，我很喜欢。”  
  
“哈诶？！”  
  
“诶？啊、不、刚才的是！”  
  
“……”  
  
“……”  
  
看起来，刚才的雪之下大小姐把很不得了的话给说漏嘴了……  
  
“……不，那个啥。差不多也该分开了吧。”  
  
无论如何，在现在这种气氛下还保持着抱着雪之下的状态，太不妙了，各种意义上都很不妙……  
虽然我已经准备逃避了，但是……  
  
“……再像这样，保持一会、不行吗？”  
  
“不，这个果然有一点。”  
  
“……不行？”  
  
“不是不行。”  
  
对着歪着头向我发问的、可爱的雪之下，我无意识中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相对的，雪之下摆出了一副“做到了！”的表情。可恶，真是可爱到让人有点讨厌了……  
  
我放弃了松开她的想法，加大了抱住雪之下的力道。  
被我抱住的雪之下也抱住了我。  
  
这还真是不能做的事情啊，不过幸福的时间就要珍惜，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人看着，实际上，这样子也很暖和，现在就先这样子抱一会吧。（这句的语法，连我的语感都救不了我了……存疑）  
  
……我一边想着没有什么用处的借口，然后将自己暂时委身给了怀中的那份温暖。  
  
Fin

“那个，二位。”  
  
“呜哇？！”  
  
“啊！？”  
  
Fin……正当我心里想着全剧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慌乱的松开了雪之下。……但是雪之下还是紧紧的抱着我，所以我们两个人维持着一个非常奇妙的姿势。  
  
“啊~……在你们两个关系这么好的时候出来打扰你们，真是很不好意思，不过你们两个一直在那的话我就没法打烊了呢。真不好意思啊，哎呀我真的是于心不安。”  
  
“真的很抱歉……”（八雪两个人一起说的）  
  
怎么看都是我们两个不好，我和雪之下站在一起微微低头，向老板道了歉。  
  
“哈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此处的よろしく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所以就译成没关系了。）啊还有，比企谷君。”  
  
听到老板的招呼声，我抬起了低着的头，然后看到老板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他应该有注意到我进展的很顺利，我有些不好意思，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  
老板看到这幅情形，开心的笑着然后回到了店里。  
  
等到老板的身影消失后，我们两个又陷入了沉默的氛围。  
  
“……那么，就是这么回事，那个，我送你回去。”  
  
先前的很能说的我不知道去哪了，我胡乱的开口说道，仿佛要将话题终结一样，然后先迈出了一步，向前走去。  
  
“啊，那个，比企谷君。”  
  
虽然我只转过了头，但是雪之下抓着我的手腕将我整个人都转了过去，然后我就这样直面着她。  
  
我惊讶的看着那里：雪之下没有攥着我的袖口，而是紧紧的抓住我的右手，她脸上的微笑过于美丽，美丽到似乎连邪魔都能驱散。  
  
这份笑容，在这只有街头保持明亮的黑夜之中，显得是那么耀眼。  
  
我情不自禁的望着她的笑容，看得有几分入迷，然后不知道是今天第几次，被难以言说的沉默所支配。  
  
直到雪之下开口为止，我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  
究竟是过了一分钟，还是一秒钟呢？我被那份笑容所吸引，连过去了多久也不知道。  
  
“我啊，明天放假。”  
  
“诶？哈？”  
  
她的话语很简短，明明是和刚才一样的内容，但对我来说听起来却像是别的话一样。  
实际上，刚才的和现在的话里的含义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明天。”  
  
“不，我不是没听到啦。”  
  
“什么？”、我还没这么说吧？诶不对，我觉得“什么？”和“我听到了”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那么，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复。”  
  
“不，回答什么的……”  
  
诶？诶诶？那个我以前也想过这种事情的哦？像是可爱的女孩子对我说“今天我不想回去。”的情形之类的。这种梗在动画里还有电视剧里面可是老梗了啊。  
不过，现实生活里被这么说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就胆小起来，真是厌恨缺少经验的自己……  
  
“啊、说起来，刚才的问题，比企谷君还没有给我回复呢。”  
  
“刚、刚才？啊、啊—……是什么事啊？（八幡再次棒读）”  
  
“你啊，明明是知道的吧。”  
  
“……你今天是不是太坦率了啊？”  
  
“怎么，废柴谷君讨厌这样的我吗。”  
  
“这样的诱导询问我才不会上当呢。”  
  
我丢下雪之下一个人走了出去。  
  
“……！真是的，比企谷君！”  
  
然后，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雪之下满脸通红的追了上来。  
  
这次，我主动的握住了走在我身旁的雪之下的手，以不会让她感到痛的力气握着她的手，两个人就这么并肩走着。  
  
“……嘛，如果明天休息的话，那今天就在这里住下吧。”  
  
“……呵呵。”  
  
“……干嘛啦。”  
  
“我在想，你还真是不坦率啊。你也稍微再喝一点酒比较好吧？”  
  
“好烦。”  
  
“而且，按你现在的说法，我还是不明白要住到哪里去。你准备把我带到哪里去呀？”  
  
“……家啦，我的家。”  
  
“是吗。很好。不过只有五十分。你应该还有话要说吧？”  
  
“——欢你……”  
  
“……对不起，你刚才说了什么？我只听到了冬天不应该出现的蚊子的声音。”  
  
“我说你啊？！”  
  
“呵呵，所以，再说一次？”  
  
“——你。”  
  
“再来一次。”  
  
“……——”（八幡，你声音怎么一遍比一遍小啊233）  
  
“再来一次♪”  
  
“你是故意怄我生气的吗？！”  
  
“没错。顺便这也是我想要的。”  
  
“那方面才是主要的啊。怄我生气的优先度是不是太高了？”  
  
“那样子才比较像我们吧？”  
  
“在我们喝醉的时候就已经不像了啦……”（存疑）  
  
就这样，我们漫步在夜晚的街头，踏上了归途。  
  
我很期待在路上我们两个会进行一些没有营养、很无聊的语言游戏。大概，从今以后我们也会像这样子一直过下去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喝了酒之后，人多多少少会改变一些。  
  
有能好好笑出来的人，突然哭出来的人，突然变得很能说的人，胡搅蛮缠、老是缠着别人的人，马上就会入睡的人。  
  
  
……还有，稍微变得坦率一点的人。  
  
  
  
  
小雪的初次饮酒 End

“啊，欧尼酱欢迎回……诶雪乃姐？！”  
  
我悄悄的打开门，生怕发出大的声响，然后看到客厅里的灯还亮着。推门一看，哦，懒洋洋的小町发现。她似乎刚学习完的样子，正懒散的趴在被炉上，桌上还散落着各种各样的课本。不愧是我的妹妹，真是努力！虽然我一点也不努力，不过我脑子够聪明啦，诶嘿。不对，不是想这个的时候，要赶紧解释一下才行。  
  
……怎么解释啊。早知道就不推门进来，直接把雪之下带到房间里去了。  
  
“那个，小町酱，声音能不能小一点，会把爸妈吵醒的啦。”  
  
“打扰了，好久不见，小町妹妹。”  
  
“哇，真的是雪乃姐！……嗯哼~”  
  
小町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刚想向雪之下扑过去，动作却突然僵住了。我说你的脸是不是有好几张哦？表情怎么变得这么快？刚才那副兴奋的表情已经变成坏笑了哦，用手遮都遮不住了哦？  
……好吧，都这么晚了，我还把雪之下带回了家，不会被瞎想才怪啦。  
  
“那个，雪之下她啊，错过了回东京的电车，所以今天就来我们家住一晚。”  
  
“嘿——那，拜托阳乃姐不也是可以的吗？是吗，小町明白了哟。”  
  
所以说，小町你再这么敏锐的话哥哥真的要钻到地里去了。你看，雪之下都被你搞得脸红了，所以求你别说了，真心的求放过。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连忙开口。  
  
“啊，那小町，能不能拜托你给雪之下拿套衣服？女生的话肯定会很在意干净的吧？哦，还有，小町，能不能拜托你今晚和雪之下一起睡？”  
  
听到前半句话的时候小町脸上还有些意味深长的笑容，听到后半句的时候表情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诶，等等，为什么雪之下也要这种表情看我？  
  
“真是废柴哥哥啊……不行哦，今晚我要和卡君一起睡。”  
  
“真是让人叹服啊，比企谷君……”  
  
……等等，把女孩子带回家，结果让她和妹妹一起睡有那么奇怪吗？好吧我承认，真的很奇怪，可是一想到我要和雪之下两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就觉得很微妙啊。我才没有期待发生什么呢，恩，虽然我也是个生理健全的男子大学生，也是有一点需求的啦。  
……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别扭的男人了，对吧？我想答案肯定是yes。  
  
“……好啦我知道啦，小町，麻烦你帮雪之下拿套换洗衣服吧。”  
  
看到我很快放弃了这种奇怪的坚持，小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好嘞欧尼酱，要和雪乃姐多增进增进感情哦？”  
  
她调皮的笑着，然后一溜烟的小跑了出去。你这家伙，哥哥可不记得有把你惯的这么调皮哦？  
  
于是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雪之下两个人。沉默的气氛再次降临。在听了小町的调侃之后雪之下的脸上又是一片绯红，不是我说，你今天晚上脸红的次数也太多了吧……  
  
“那个，先坐下吧，我给你倒杯茶喝，醒醒酒。”  
  
我僵硬的开口说道，然后转身走向厨具柜，拿了两个杯子出来。我能怎么办，一想到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虽然只是可能，我就很紧张啊！纯情的八幡可是从没有交过女朋友哦？第一个交到的女朋友就是雪之下哦？诶，虽然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们现在确实是男女朋友了吧？  
  
我使劲的摇了摇头。不能再想这些了！八幡啊，想想书架上摆着的佛经吧，佛说，佛怎么说的来着？可恶，完全冷静不下来————  
  
“那个，比企谷君。”  
  
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一阵细语，这声音太过温柔，我浑身的细胞似乎在那一刻全部石化。我慢慢的扭过头去，发现雪之下的唇与我只有一指之隔。  
  
好近。  
  
我的意识凝固了起来，甚至忘记了呼吸。  
  
她的吐息中夹杂着酒的甜美气息，那微微湿润的双眼就这么直直的望向我，樱色的双唇闪烁着妖艳的光泽。  
  
她就这么静静地望着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加油，八幡，既然你都牵起了她的手，那你的勇气可要一直在线啊。  
  
回应她吧。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吻上了雪之下的唇。她闭上了眼，没有抗拒。  
  
在短暂的重合之后，我们分了开来。  
  
虽然只是轻轻的触碰，但是这感触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原来女孩子的嘴唇是这么柔软的东西。不行了，八幡的心跳过速了，要不行了……  
  
“……我说，这是我的初吻。”  
  
再沉默下去气氛就太诡异了，我决定说些什么来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真巧，我也是呢。”  
  
雪之下轻轻的抚摸着自己的嘴唇，似乎是在回味着刚才的吻。她微微的笑着，这个笑容不禁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在去神社参拜的那一天，我在电车车门合上之前看到的那个笑容，两者是同样的美丽，使我看的有些出神。  
  
“不过，还不够。”  
  
“……那，再来一次吗？”  
  
“……恩。”  
  
我转过身去，正面面向雪之下，然后轻轻的握住了她的手，吻了上去。  
  
“……”  
  
“嗯……”  
  
仅仅是吻着雪之下的唇，就仿佛全身都躁动起来。但是对我来说，这样也还不够啊。  
  
我试探性的将舌头探入雪之下的口中，拙劣的撬开了她的牙齿，在她的口中肆虐。没办法，我真的很不熟练啦……  
  
雪之下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为吓了一跳，浑身一颤，但是舌头却紧紧的缠了上来，回应着我的渴求，不，也许她也是在满足的自己的愿望吧。她仿佛浑身的力量都被掏空一样，一下子倒在我身上，而我则是紧紧的抱住了她。  
  
真的很不可思议，仅是这么抱着她、与她接吻，快感就像海浪一样冲击着我的大脑。我尝试着舔了一下雪之下的上牙床，她就像浑身触电一般，剧烈的颤抖了一下，然后用力的抓着我的衣服前襟。她就如同一只小猫一样，依偎在我的怀中，是那么的惹人怜爱，使得我更加兴奋。  
  
“呼哈……”  
  
“哈……”  
  
我们吻了多久？不知道。经过的每一秒钟都像是永恒一般，直到无法呼吸，我们才恋恋不舍的分开，两人的唇之间垂下了长长的银色丝线，看起来是那么的煽情。  
  
“比企谷、君……”  
  
雪之下她依偎在我的胸前，轻声喘息着。我说，你这种可是犯规啊……  
  
“我在。”  
  
“恩，喜欢你……”  
  
哇，正中红心。我情不自禁的紧紧抱住了她。讨厌，今天的雪之下小姐太坦诚了，真的超级可爱，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想躺在地上原地翻滚二十圈，一边大嚎着“我爱雪之下”。  
  
……不，太羞耻了，对我来说滚二十圈没问题，后面那个还是算了。  
  
“那个，欧尼酱~衣服我已经……哦呀，打扰二位了。”  
  
…………糟糕，把小町给忘了。我连忙松开雪之下，但雪之下还是紧紧的靠在我的胸前。  
  
……我说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啊，那个，这个是……”  
  
“嘿——欧尼酱，这不是挺能干的吗？嘿嘿。雪乃姐看起来也很开心的样子。小町可是超级感动的哦？”  
  
小町一脸坏笑着，把怀里的换洗衣物放在了沙发上。  
  
“衣服我就放这里了。雪乃姐，加油哦！小町一直都会支持你的！”  
  
“谢谢你，小町妹妹。”  
  
雪之下就这么抱着我说道。我说，难道你不会觉得害羞吗……  
  
“还·有，欧尼酱等下记得看一眼手机哦？”  
  
“啊？”  
  
“那么，祝二位幸福，小町就就此别过啦！”  
  
然后她又小跑着离开了客厅。还真是闹腾啊这家伙……说起来为什么要看手机？我摸出了手机，激活了屏幕，看到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  
  
  
“欧尼酱，记得不要把小町的衣服弄得太脏哦♪”  
  
……你这家伙，害得我手机差点就摔了啊。

我站在浴室前，凝视着门把手，迟迟没有打开门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雪之下在里面啊！  
  
刚才我让雪之下去洗澡，结果过去了一小时了雪之下还没有出来，我是不知道女生洗澡到底要多久啦，虽然雪之下身上需要仔细清洗的地方并不多，毕竟某个地方那么平……咳。不过小町洗澡的话也没有花过这么长时间哦？  
  
莫非是泡晕过去了？考虑到雪之下喝了那么多酒，还真有点可能……  
  
姑且先敲个门看看吧。  
  
“那个，雪之下小姐？”  
  
咚咚。我敲了敲门，并没有得到回应。  
  
“雪之下小姐？”  
  
哇，不会吧……  
  
一阵焦躁感在心中蔓延。我就再敲一次门哦？再敲一次还不理我的话我就进去了哦？就倒数三下，所以不想被我看到裸体的话就赶紧吱一声哦？  
  
“那个，雪之下小姐？我要进来了哦？雪之下小姐？”  
  
门的那一边还是一片寂静。  
  
……原谅我吧，雪之下，我真的只是担心你哦？没有动一点歹念哦？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握住了门把。  
  
“喂！雪之下？！”  
  
雪之下闭着双眼，头倚着浴缸的一侧，难道是泡晕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叫醒比较重要，万一感冒了那就不好玩了。  
  
“喂，雪之下，醒醒，醒醒。”  
  
我轻轻地摇晃着雪之下的双肩，试图把她叫醒。  
  
糟糕，雪之下的皮肤摸上去的感觉真的超级好的……我的理性，坚持住啊。  
  
“……嗯、嗯……八、幡…………”  
  
这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看起来雪之下小姐是真的泡澡泡到意识模糊，一不小心把自己心里想的说了出来呢……  
  
“……快起来啦，你这么泡着小心感冒哦？水都快凉了。”  
  
虽然我没有把手探进去试温度，我才没有这么变态呢！  
  
雪之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然后看着我，愣了一下，随即马上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胸口，整个人在浴缸里扭动着，想要和我拉开距离。  
  
“真是让人失望啊比企谷君，你竟然在别人洗澡的时候进来？看起来是时候报警了。”  
  
“……对不起。我只是担心你而已，刚才叫你没有反应所以我才进来的。”  
  
这里还是老老实实的道歉吧。不过雪之下你再怎么遮也没有用啦，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刚才我已经看了一遍了哦？拜你所赐我的理性已经快飞走了……不过雪之下的某个地方还真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呢，难道是遗传学出错了吗？不过真的很漂亮诶……  
  
“也是呢，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雪之下将头侧了过去，脸颊上染上了一片绯红。然后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我就这么静静的望着雪之下的侧脸，望到出神。真是精致的脸蛋啊，就像是艺术品一般的美丽。盘起头发来的雪之下有一种谜之成熟感，看的我心跳加速，不过她一直以来都很成熟啊……  
  
突然间，雪之下也扭过头来，与我对视着。那湿润的眼眸，似乎在诉说着某种渴求。我想我应该没有会错意。  
  
如果我现在说，雪之下，我想抱你，会怎么样呢？这种想法在我心中蠢蠢欲动，我想把它驱逐出去，愈是努力，这种想法就愈加鲜明。  
  
“阿嚏！”  
  
这时，雪之下轻轻的打了个喷嚏，我一下子回过神来，连忙从浴缸边撤开。  
  
“那个，我去拿毛巾，你赶紧擦一擦，小心着凉。”  
  
正当我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水声。  
  
“比企谷君！”  
  
我扭过头去，发现雪之下正站在水中，有些扭捏的看向我，对于重要的部位则是一点也没有遮挡。我情不自禁的咽了口口水。  
  
雪之下雪白的裸体，就这样暴露在我的面前。  
  
“我的身体、怎么样……？”  
  
她一边说着，一边低下了头，声音也越来越小。这幅画面对我来说太过刺激，我好不容易克制住扑过去抱住雪之下的冲动，僵硬的开口道。  
  
“怎、怎么样……很、漂亮啊……”  
  
完了，视线完全无法从雪之下身上挪开。雪之下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只要不是个傻子，就都能明白。  
  
“是、是吗，那么我就安心了。”  
  
雪之下小姐看向了自己的胸部。看起来是在担心这个啊。不过完全不要紧的哦？尽管平坦是平坦了一些，但是这样子看起来更加有魅力哦？  
  
“那个、比企谷、君……”  
  
雪之下扭动着身体，想要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我明白啦，这种事让女孩子来说果然不太好，还是我来说吧。对于雪之下来说，做到这种程度，已经远远地超出她的羞耻心接受范围了，果然还是因为喝了酒才会做这么大胆的举动吧。  
  
“……等下去床上做吧，在这里做会感冒的。”  
  
天呐，我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老司机？完了，纯情小处男八幡的形象要破灭了。事先说好，我真的一点也不熟练哦！  
  
雪之下羞涩的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开口道，  
  
“那，要、制造很多的回忆哦？”  
  
说罢，她满脸通红的低下了头，我的脸也仿佛要烧起来一样、  
  
……雪之下小姐，既然这么羞耻的话，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啊。求你不要这样了，真是比游戏还刺激，八幡真的要把持不住了。

1. 特别决定由你帮我拎包

“变得有点冷了呢。”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夕阳渐渐地[向地平](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C0tKtMez3omhBKW97F2dMImOuUl9obIdesUqvhcRz+iEQkSXZ+ntRTKCgqz6IivgtjO1hMDXnS43RDmR8I0b+AQVCPRaueoEKs0Fk2ke9LMezOIcW3ZL4i7yObyFKn5nIgCw1a1k7ByevBP2H4RSMAdRRnHQSRWMI7hvsh/OH0cJciXTMFFvTEc7QNHADS6rcANx6MqbV4nY9qHh6BM0y"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线后躲去，朝着大门走去的游客越来越多。映照着游乐城的灯光与慢慢覆盖住天空的夜幕渐渐融合在一起。当游行项目的工作人员们一边摆出营业微笑一边将越出道路的游客们给按回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从远方与欢呼声一并传来的热闹的音乐。  
  
“还是老样子啊，这么多人。这么冷的天气还真是辛苦他们了。”  
  
“我们也是呢。”  
  
是因为被其他的游客挤到了吗，那副被软绵绵的衣物包裹住的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上。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一样，她伸出的手拉住了我的手臂就这样抱了上来。柔软的女孩子的触感与在学校里闻到的不同的化妆品的味道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她简直就像是被囚禁在城池深处的公主一样。  
  
“这是在模仿啥啊。”  
  
“要是再让你跑开的话会很麻烦的吧。”  
  
看到那一点也不觉得困扰的笑容，我又要误解什么了。我看了看周围的游客，像我们这样依偎在一起的男女实在是太少了，使得我们非常显眼。  
  
以防万一我先说明白哦，我这边和你们可是不一样的！我可是为了已经发育完全了的女子高中生不迷路而操碎了心哦。硬是要说的话，把这个想成是社会侍奉活动的一环就好了。我们两个绝对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关系。真的是真的啦。  
  
“我觉得这还是挺羞耻的。”  
  
“这也不算什么吧？反正别人也不会看我们的。”  
  
“但是你在看啊。”  
  
雪之下更加用力的抱住了我的手臂。  
  
“你是在想什么羞耻的事情吗？”  
  
“我才没呢。”  
  
“总感觉你怪怪的呢。”  
  
音乐声越来越大，原来是那热闹的游行队在渐渐地朝这边靠过来。光点相互缠绕，咕噜咕噜地舞动着，拼命地将热闹的空气散布出去。好像是要混入这份骚动一样，许[许多多](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M1bitqjPcplk916ZeU8GgImOuUl9obIdesUqvhcRz+iEQkSXZ+ntRTKCgqz6IivgtjO1hMDXnS43RDmR8I0b+AQVCPRaueoEKs0Fk2ke9LMezOIcW3ZL4i7yObyFKn5nIgCw1a1k7ByevBP2H4RSMAdRRnHQSRWMI7hvsh/OH0cJciXTMFFvTEc7QNHADS6rcANx6MqbV4nY9qHh6BM0y"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的游客们的身影飞快的重叠在一起，随即分开。  
  
我忽然注意到，雪之下她正看着我。虽然这么说真的很老套，但是在我看来雪之下她真的像是在发着光一样，使我的眼神几乎无法离开她。我甚至觉得，如果变成那样的话，那么我肯定就再也没有办法从她身边离开，这颗心一生都会为她所俘获。  
  
“让我来猜猜看，[你在想什么](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MsLtf9ZyHEZn8M6NxGxyD4XX6qEuSU/8iY65SX2hsh16xSq+FxHP6IRCRJdn6e1FMoKCrPoiK+C2M7WEwNedLjdEOZHwjRv4BBUI9Fq56gQqzQWTaR70sx7M4hxbdkviLvI5vIUqfmciALDVrWTsHJ68E/YfhFIwB1FGcdBJFYwjuG+yH84fRwlyJdMwUW9MRztA0cANLqtwA3HoyptXidj2oeHoEzTI="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让人害羞的事情吧？”  
  
“我可不想让你猜啊。”  
  
“什么嘛，你果然在想那种事情呢。”  
  
“稍微有一点吧。”  
  
“那么我就稍微，”  
  
正当我还在想着雪之下那小巧的嘴唇靠近了的时候，她迅速的在我唇上留下一吻旋即离开。虽然只有那短短的一瞬间，但那柔软的感触以及唇膏的甘甜的香味却使我深深铭记，在我脑海中重复了无数遍。  
  
“喂，这个是、”  
  
“不要说话。”  
  
雪之下的眼中满是泪光，她就这样低下了头微微的颤抖着。虽然她脸已经红到了耳根，但是手却还是紧紧的抓住我不愿分开。不过，在他人眼中恐怕我也是满脸通红吧。顺便一提我紧张的脚都使不上力差点两腿一软摔到地上去。  
  
“理由呢？”  
  
“我不喜欢你这一点。”  
  
我是在做梦吗。说的也是啊，这里可是梦与魔法的国度。但是嘴唇上残留着的雪之下的触感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心跳快的简直要死了。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在我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雪之下和学校里的大家啊，我已经不明白了。  
  
“好冷呢。”  
  
雪之下呵出的阵阵白气在风中渐渐消散。虽然我很想说些什么无聊的话来度过这段时间，但是却无法好好的说出口来，明明我已经竭尽全力的去思考了。  
  
“这么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吧。”  
  
“我想再这样待一会。”  
  
雪之下紧紧的抱住了我的手臂，她的温暖渐渐传递过来。游行队已经过去了，周围突然变得非常安静。聚集起来的游客们也四散离去，使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是呢。”  
  
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再度陷入了沉默。明明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么的精神饱满，一到了傍晚就变得老实了起来，我们两个简直像是小时候读的绘本里面的主人公一样。说不定我们两个已经走到了被施加了奇怪的魔法所以不准踏入的森林深处了。  
  
“你会负责把我送回去的，对吧？”  
  
“为什么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啊。”  
  
“当然是因为你在想一些让人害羞的事情啊。”  
  
“我可没在想。”  
  
“那我来猜猜看吧？”  
  
雪之下那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小心翼翼的伸了过来。我们两个混入了朝着大门走去的人群之中，慢慢的走着。原来，雪之下的肩膀是这么的纤细啊。  
  
  
  
“大概，我也在想着一样的事情呢。”  
  
  
  
X X X  
  
“哟。”  
  
“啊啦，真巧呢。”  
  
[新学期](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h9fafqvRfHkJOtXueJP9ZImOuUl9obIdesUqvhcRz+iEQkSXZ+ntRTKCgqz6IivgtjO1hMDXnS43RDmR8I0b+AQVCPRaueoEKs0Fk2ke9LMezOIcW3ZL4i7yObyFKn5nIgCw1a1k7ByevBP2H4RSMAdRRnHQSRWMI7hvsh/OH0cJciXTMFFvTEc7QNHADS6rcANx6MqbV4nY9qHh6BM0y"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伊始，我就与抱着[一大](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nw83YWj2qSpHS1VuK16kAt6XyibVFgk5m4qkgJLSyaqi1k5dZb1HxajZUiSMrbEKeSCgpOy81ZKiVzVhaywqVRyDkrsoqY0817aMPuOVL5jt5SC/7UJypGrqLUC3HU4qs2oOSqYtXTFYL1KPhTzXU2fwwvWk4SsbQAfd6vX9d1VnoE4kSkIP4l83z0nlxUSabkMntjBuG1jA8Zu4mdgY0"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堆笔记的雪之下相遇了。虽然她摆出一副和以往一样丝毫不觉得困扰的表情，但是让她一个人要把这么多东西搬到办公室的话那还真是有一点残忍了。她还是这样，无论什么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好了分给我一半吧。”  
  
“这里难道不是应该说‘全都给我吧‘才对吗？”  
  
“那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老是说谎呢。”  
  
与之前相比，雪之下的侧脸看起来更加的柔和了。只是我为了不让自己像之前那样过于心动而偷偷的看着她的侧颜。其实更加堂堂正正的看着她不也挺好的吗，有时候我真的很讨厌自己没志气这一点。  
  
“我觉得，你还真是适合帮人拿东西呢。”  
  
“这也是看情况的。”  
  
“是这样的吗？”  
  
她在走下楼梯之前，就这样停住了脚步，然后回头看着我。怎么说呢，无可挑剔就是在说雪之下这样的人吧？我觉得神他偶尔偷懒一下会比较好哦，不然世界上到处都是她这么优秀的人了。  
  
“那么下次我也可以请你帮忙吗？”  
  
“什么忙？”  
  
  
  
  
“你会愿意把我抱到床上的吧，比企[谷君](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2qBJOanhxjd0KK+9pimElt6XyibVFgk5m4qkgJLSyaqi1k5dZb1HxajZUiSMrbEKeSCgpOy81ZKiVzVhaywqVRyDkrsoqY0817aMPuOVL5jt5SC/7UJypGrqLUC3HU4qs2oOSqYtXTFYL1KPhTzXU2fwwvWk4SsbQAfd6vX9d1VnoE4kSkIP4l83z0nlxUSabkMntjBuG1jA8Zu4mdgY0"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特别决定， 就由你来帮我拎包。End

1. 催泪向，一月四日，比企谷八幡与雪之妖精相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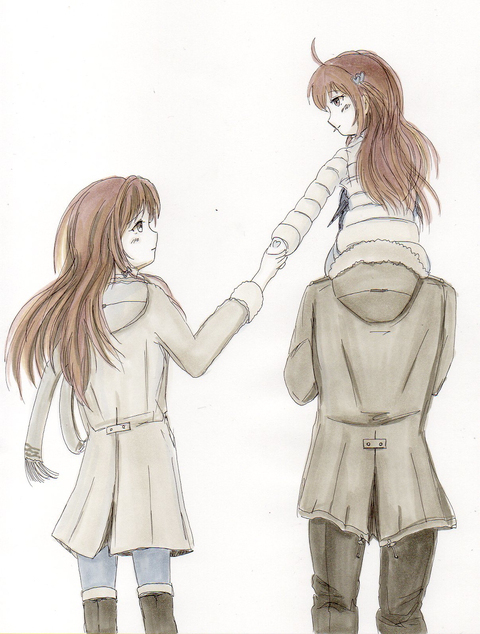
大阪天满宫。  
通常被称为“天神”的神社。  
这里供奉着那位菅原道真，人们能向他求得学业有成。  
  
他被供奉至今，至于原因的话，明明在日本常常流传的说法是“拜托了请您镇压怨灵吧，我什么都会做的”，但是变得像这样被人们爱戴着，果然是因为他的品德吧。  
  
但是这样就和贞德一样了啊。死后受人感激呢……怎么说呢，是自尽之后朋友增加了那样的感觉？还是说有种成为现充们的谈资的感觉？……讨厌、对道真涌起了一种亲切感……信他好  
了。  
  
「好冷……」  
  
在新年的第四天也就是今天，经过长途跋涉，我来到这有着超现实的因缘的神社。  
  
为什么？  
  
那当然是为了祈愿我挚爱的妹妹顺利通过考试而来啦不过我不会说的因为好羞人。为了妹妹  
竭尽全力，这才是哥哥吧？  
  
与其说是作为哥哥什么的，其实是只能为了妹妹而使出全力，其他的事就使不出来。我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与其说我应该被人驱使责备倒不如说我完全没有去驱使别人责备别人的意愿。果然还是被驱使的时候比较多吧？因为实际上确实是那样子，也没有办法。  
  
嘛，怎么说。  
反正我都很闲来着。也想着去吃一次正宗的章鱼烧。  
我、我才不是只是为了小町才来的大阪哦？！  
  
…………好想死。  
  
啊—、身体好重。坐冬天深夜里的公交真的好辛苦。感觉是某种新型的拷问。这就是等待回家的感觉吧，然后因此早早的感觉到非常的忧郁。  
  
直接去坐新干线会不会好一点啊……不过新干线真的好贵。倒不如说深夜公交便宜过头了。单程票四千元，这都是便宜到让我不安的级别了。和Alpha Complex里的交通工具一样令  
人不安。  
  
感到疲惫不堪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拥挤不堪的人群。  
明明过了三天，人潮还是不断地在神社涌进涌出。  
恐怕多数人都是花费了三天参加考试特训合宿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吧。  
  
眼睛比孩子们的还要红的估计就是家长了吧，我以此作为判断依据。这就是所谓的近年来少有的教育型家长吗。不，有教育的热心是非常好的。我家的父亲也会把教育的热情投入到我家吗。虽然他教的东西都是些阴暗的东西。不行吗，不行的吧。  
  
我用我的兴趣人类观察就这样打发着时间，终于平安的抵达了塞钱箱那里。我“咻”的一下投入五百元，然后拍了拍手。  
随着人群流动，在去了塞钱箱之后，我就这样自然的来到了商品摊。  
辟邪符那里还在排队，所以我果断的的去买了绘马和保佑学业成就的护符，还好顺利的购入了。  
  
不愧是人气颇高的神社啊，巫女小姐也很可爱。在找零的时候把手贴上来对八幡来说得分很高哦。  
拥挤的人潮不断向前涌去，我也就这样被推着向前走，来到了帐篷下的绘马记入角，在那里写下了我的祈祷，然后把我的绘马系在大量吊着的绘马之中，然后今天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来到神社之后做完要做的事情需要的时间仅仅只要半小时而已。  
不愧是我，认真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样的话，参拜也做过了，护符也买了，绘马也写了。  
只要是想要做的事，就能做到呢。  
  
…………好，回去吧。  
  
虽然想着就这样去一次西秋叶原和著名的日本桥那里兜兜转转，不过我现在可是累的摇摇晃晃的。  
也是因为昨天偶遇了雪之下家徒增了很多疲劳所以还是早点回去吧，真的好想睡觉。  
啊，但是回程的公交是下午五点才出发的，还剩下不少时间啊…………。  
  
「怎么办呢…………」  
  
干脆连神户也去了吧，说不定会有那一天与命运相遇：圣地巡礼旅行这样的展开也说不定，总之先去那里的小摊吃个早饭吧，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  
  
「嗯…………呜……………」  
  
「嗯……？」  
  
偶然间，有什么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  
不是别的什么，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无论是水色的厚厚的夹克衫、厚实的筒靴，还是略加装饰显得很可爱的手套，都散发着一种过度保护的意图，包裹着这孩子纤细的躯体。  
  
她带着很不安的表情左右张望着，乌黑发亮的秀发也随之飘动。  
……是走丢的孩子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和父母走散的孩子。  
也就是所谓的神社人物相遇排行榜排行的第三名。  
  
顺带一提，第一名是在拥挤的人群中依旧能够坦然的卿卿我我的情侣，毫不在意周围的人玩喂食play的那种。这些人会不会突然遭天谴被雷劈啊？第二名呢，则是喝甜酒喝到醉还胡言乱语的DQN（萌娘百科解释的比较详细，简单来说就是奇葩）。这种人实际上没什么危害，不过如果你们很吵闹的话我一定会向苍天祈祷一道雷轰死你们。  
  
不过，这种事也是经常有呢。  
  
行人们纷纷从她身边坦然的走过，摆出视而不见的样子。  
在神社这里和父母走丢了什么的，想要找到父母就和想要数清星星有多少一样困难。  
  
而且那什么，吞吞吐吐的和她搭话的话反而会被世人当做可疑人物的哟。这个现代社会未免也太过残酷。已经到了让人不禁怀疑忍者杀手是否存在的地步了。  
  
就算世间处处有好人，但是某些人的心中还有偏见和施虐癖好以及正义感这种东西存在。不正义的是味增哦。（正義でないのがミソだ。这里不知道是个日式冷笑话还是什么的……很难懂）  
  
……算了，就这样吧。  
  
稍微也让神明看看我做好事的样子吧，可能会让我的祈祷灵验一些。  
  
而且…………  
  
「呜…………嘤、妈妈…………」  
简直就像被周围人当作不存在一样对待着的她，不知为何我对她产生了一些亲切感。  
  
所以、  
  
「那个—…………你好啊，小妹妹」  
  
不知为何，是为了打发时间吧。我向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搭话了。  
  
「…………！」  
  
从下向上看来的那双眼睛，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请问你是哪位」  
  
女孩先前听起来还很无助的声音一下子就变得敏锐了起来。  
虽然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但是眼神却直直的瞪着我看。  
我不由自主的对那眼光感到有些退缩。

「不、那个…………我只是路过的小哥而已啦」  
  
我连名字也没有说，就这样随便的做了自我介绍，使得少女对我的戒心更加强烈，她小小的手紧紧的攥着夹克衫的下摆，瞪我瞪得更加厉害了。  
  
「是可疑的人吗？」  
  
「嘛，看起来确实像是个可疑人物没错啦…………」  
  
因为眼睛腐烂掉了呀。  
而且经常被人攻击说“是僵尸”呢。  
  
「眼睛看起来和僵尸一样」  
  
「…………经常被这么说」  
  
讨厌、这孩子不是挺厉害的吗……敏锐、刻薄又毫不留情的削减着我的精神防御。  
  
「说起来你迷路了吧。和父母走散了吗？」  
  
「这和你没有关系吧」  
  
“哼”的一声，她把头扭向了一旁。真是不可爱的家伙。不，不如说这样子才是可爱吗？我感觉到了和留美留美一样的气场。啊，好可爱啊…………小町也好乐活（此处是irohasu）也罢，我深切感知到了自己和年纪小的女孩子是多么有缘。  
  
「像你这样子是不太可能找到父母的吧。我来帮你吧」  
  
这里看起来是没有孩童走失中心的样子。无论这里有多宽敞，说到底都是神社的范围而已，那种东西是不可能有的。  
  
「妈妈告诉我不要跟着不认识的人走」  
  
「那反过来我跟着你走好了。这样就好了吧？」  
  
「跟踪狂的话会被警察逮捕的」  
  
「现在的孩子还真是聪明啊…………」  
  
简直没有一点可趁之机。  
这个孩子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她的啊？  
就算是我，在十岁的时候可还是很单纯天真的哦？  
  
「但是啊，这很那什么啊小妹妹」  
  
「是雪菜」  
  
「那么雪菜，要是你像刚才一样继续散发着我迷路了这样的气场会被比我还可怕好几倍的人盯上的哦，大概」  
  
「被比僵尸先生还可怕的人盯上是吗」  
  
雪菜不禁睁大了眼睛。看起来僵尸先生这个称呼已经定下来了呢…………虽然怎么样都好啦。  
  
「真的是很可怕的人哦。他们会用花言巧语把你骗走，等你察觉的时候你已经被带到了一身肥肉的大叔那里去了」  
  
「这个，好吓人……」  
  
「和他们比起来我可良心了不止一点啊。既然这样我再附加送棉花糖的服务好了」  
  
「棉花糖……」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原来如此，喜欢甜食吗。  
明明没有被花言巧语骗走却被甜品给骗到了，这份毫无察觉的天真无邪真的是很赞哦。我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样。  
总觉得变得有点开心起来的雪菜因为高兴大大的吸了一口气。  
  
「假如要买的话，买潘先生的鸡蛋糕的话更好一点」  
  
「啊？潘先生？」  
  
「是的。熊猫的潘先生」  
  
「什么啊，你喜欢那个啊」  
  
我还以为喜欢这种品味独特的东西，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雪之下一个人而已……但是……。  
雪菜十分认真的，大大的点了点头。  
  
「喜欢。非常喜欢。不如说已经喜欢到想养它了」  
  
「熊猫的话不是不能养的吗……」  
  
又难养而且饲料的开销也很高。  
  
「那么，我会给你买潘先生的鸡蛋糕的。你就爽快的接受僵尸先生的照顾吧。」  
  
我蹲了下来，一边直视着她一边问着“怎么样？”，看起来有些胆怯的少女点了点头。  
  
「拜托你了。再这样子走丢下去，妈妈她会哭的」  
  
「你的妈妈，是个爱哭鬼啊」  
  
「是的。在这之前和她吵架了，因为我离家出走了她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这样啊，因为她很珍惜你吧。那快点吧」  
  
在爱哭的母亲哭泣之前，赶紧让她们母女重聚吧。  
  
「走吧」  
  
我往前走了一步，然后转过身去，向雪菜伸出了我的手。  
面对我伸出的手，雪菜微微歪头，摆出了一副不解的表情。  
  
「…………是想要钱吗？」  
  
「所以说你是被怎么教育的啊喂…………不对啦。要是再和我走散了不就毫无意义了吗？所以说你看，要牵手以防万一」  
  
我低挥了两下我的右手，雪菜的眼神在我和我的右手之间游离，虽然她看起来还有点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带着有点害怕的神情握住了我的手。  
  
「…………我握住僵尸的手了」  
  
「不是份挺难得的体验吗。怎么样。我的手很破烂吗？」  
  
「不…………很温暖」  
  
「啊、是吗」  
  
听到我的轻声嘟哝之后她点了点头，然后我和她迈出了步伐。

「给」  
  
「非常感谢」  
  
我将装有潘先生模样的蛋糕的小袋交给她，她还以我一个柔和的微笑。  
总觉得她哪里客客气气的，不过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能这么懂礼节，加之她可爱的外表，整个人散发着不得了的魅力，啊我不是萝莉控宪兵先生请你等等！  
  
「好好吃，好甜」  
  
「是吗，那比什么都好」  
  
是因为高兴吧，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状，大口大口吃着鸡蛋糕的样子证明她确实只是个孩子。虽然努力的做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事情，不过却并没有忘记那份孩童的天真。这种高规格是怎么回事啊。这位母亲你到底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啊？  
  
「说起来，和你一起来的只有你妈妈吗？」  
  
那么，为了找到他们的话先问问他们长什么样吧。  
  
「是的。父亲的话已经去世了」  
  
很坦然的回答。  
  
「不在了吗」  
  
「是的」  
  
「是吗…………抱歉」  
  
「对什么？」  
  
面对她不解的表情，我稍稍低下了头。  
  
「那个，因为让你回答了不是很想回答的事情」  
  
听到我的谢罪之后，雪菜姣好的面容露出了难受的表情。  
  
「不要紧的。因为是从出生开始就已经不在的人。」  
  
「…………」  
  
好沉重。  
  
不经意间听到的内容却如此沉重。  
  
我完完全全是做了多余的事。  
  
「…………那么是，怎么说。是失踪了吗？还是什么」  
  
「不，是因为事故去世的。妈妈也笑他，说是事不过二。」  
  
不是说事不过三而是说事不过二吗。  
  
也就是说曾经有一次半只脚跨进鬼门关又回来了啊，好强啊这位丈夫。  
  
「说起来，你还明白“蒸发了”的意思啊。你几岁了？」  
  
「我十岁了，现在在上小学四年级」  
  
现役小学生稍微低下了头。  
  
「…………曾经有一次，我死缠着妈妈，问她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爸爸」  
  
「…………也是，确实是会在意的呢」  
  
对大家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自己却没有拥有，还是相当痛苦的。  
  
虽然和卖给老人影子的年轻人的故事有点不同（一个外国的民间故事，一个年轻人以十金币把影子卖给老人，却因失去了影子这一大家都有的事物而遭到排挤），但是背地里中伤她们这种事情肯定还是存在的。母亲们之间的传言，常常能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嘴里听到。  
  
「那个时候妈妈就告诉我了，无论是父亲不在的理由，还是人间蒸发的意思」  
  
是为了从那样的传言中保护女儿而授予她的智慧吧。  
看起来这位母亲还是相当理解人的恶意的。  
  
「……但是雪菜你好聪明啊。小学四年级就能做到那种程度，难不成你是神童那一类的？」  
  
我羡慕的说道，白色的吐息随着我的话语在空中凝结然后消散，雪菜对着我骄傲的挺起了她小小的胸膛。  
  
「因为，雪菜可是妈妈的女儿啊」  
  
「…………很以你母亲为傲呢」  
  
「妈妈她很厉害的。每天都做工作做到很晚，明明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但还是给雪菜做饭吃。虽然有点爱哭就是了」  
  
「不，倒不如说是你比较厉害啊」  
  
嘛，从小四开始就能说出这么不得了的话的孩子，硬是要说有的话其实还是有的。不过那样子的人终归只是摆出一副好孩子的样子，只会按一定的套路说话装的很了不得而已。  
  
像这样能够自然真挚而又自豪的说出来的家伙除了她以外并不存在吧。  
  
「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  
  
我不由得的抚摸起开心的发出哼哼笑声、挺着小小胸膛的雪菜的头。  
  
「要表扬的话就去表扬养育了这么出色的孩子的妈妈吧」  
  
「那我现在连你妈妈那一份也摸了，雪菜就代替我摸摸妈妈的头吧」  
  
「我知道了！」（原文：「うけたまわりました！」，确实不是很好懂呢XD）  
  
「又说一些不好懂的话……」  
  
我一边苦笑着，一边加大了手上的力气粗暴的摸着她的头，她也发出了很开心的叫声。  
  
「…………僵尸先生，摸头的技术好差」  
  
「诶、真的？」  
  
「是的」  
  
与从口中说出的不满的话语相反的是她的动作，她轻轻的笑着，把手贴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按在了她的头上。  
  
「比姨妈还要差劲哦」  
  
「姨妈？」  
  
「是妈妈的姐姐。偶尔会带着巨大的礼物从东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虽然姨妈的摸摸头已经很笨拙了，但是僵尸先生的摸摸头更加笨拙」  
  
「真的吗……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的。雪菜会接受这么可怜的僵尸先生的温柔的！这就是所谓的奉仕之心！」  
  
「奉仕、呢…………」  
  
…………在哪里的某一位，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啊。  
我想起了昨天迎来生日的那位熟人，就在这时雪菜换了一副表情。  
  
「现在并不是做这种事的场合。僵尸先生，我们快点去找妈妈吧」  
  
「哦、哦……」  
  
然后她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  
  
「不，等一下，在去找她之前你先把她的特征告诉我。不然很难找的」  
  
「感觉是长大版的雪菜一样。」  
  
「不，不可能那么像的吧」  
  
「姨妈说外表看起来像是妈妈但是内在和爸爸很像」  
  
「是吗…………那么找到有着漂亮的长长的黑发的人的时候我会和你说的，然后就交给你判断了」  
  
「好的！」  
  
雪菜很有精神的点了点头，然后拉着我的手，再次迈开了步伐。

在那之后又过了一个小时。  
  
「找不到啊…………」  
  
「是…………」  
  
我和雪菜也变得精疲力竭了。  
  
虽然已经在神社境内转了一圈，但是完全找不到雪菜的母亲。  
  
虽然途中让雪菜骑着我的脖子然后进行移动，增强了搜查能力，即便如此还是找不着。  
  
「这怎么可能啦真是的…………难道因为妖怪的原因吗…………」  
  
面对眼神都已经变得黯淡、发着牢骚的我，雪菜轻轻的笑出了声。  
  
「呼呼，僵尸先生、因为自己是僵尸所以现在相信有妖怪什麽的存在了吗？」  
  
「诶、不对我又不是僵尸、我不是在说妖怪手表吗妖怪的错什么的」  
  
「妖怪手表…………？僵尸先生好落伍啊」  
  
「真的假的啊…………」  
  
小学生之间的潮流已经改变了吗？不妙啊，是不是应该买通他们去收集一点情报了。  
  
「…………姑且先休息会吧。我请你喝果汁。」  
  
「恩…………」  
  
两个人就这样疲惫的走出了神社。  
  
出了神社之后，在不远处有一个被低矮的建筑群包围着的小公园，我和雪菜走到了那里。这是雪菜告诉我的休息点。  
  
我走近那里的自动贩卖机，一行一行的看了下去。  
  
「…………啊—、说起来这里没有max咖啡啊」  
  
虽然在京都的时候也是这样，真是的搞什么啊关西…………平时都是靠喝什么活下去的啊？  
  
「MAX咖啡吗？雪菜也喜欢！」  
  
「啊？是吗？很稀奇啊，这里是不卖MAX咖啡的吧」  
  
「是妈妈在网上买的。我每天都会喝一次。」  
  
「妈妈……」  
  
竟然还是MAX咖啡的爱好者…………这位太太，请一定要和我做朋友。  
  
「不过，妈妈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的样子。她好像更喜欢午后红茶的样子。」  
  
「诶、这样的吗？」  
  
「是的……是不是为了配合雪菜一起喝呢……」  
  
「不，那种事…………应该不是那样的吧」  
  
雪菜的脸上带着歉意，这孩子表情的丰富程度和世界著名的那个五岁小朋友一样啊。  
…………不过教育出这样的孩子的母亲，应该不会让孩子看到自己勉强自己喝不喜欢喝的东西的样子吧。  
恐怕是确实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  
  
「但是没有MAX罐，喝什么好呢……」  
  
「啊、喝这个UCC咖啡也是可以的。和MAX罐一样甜。不过应该已经不能称它是咖啡了。」  
  
「诶，那是什么啊听起来好吓人」  
  
哇真的写着乳饮…………真的不能说是咖啡了…………  
  
不是挺能干的吗、关西…………  
  
「雪菜喝这个就可以了吗？」  
  
「好的！啊、如果要交换着喝的话那还是容我拒绝」  
  
「这种事我才不会做啦………」  
  
明明和小町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的说！  
我单手拿着罐装咖啡坐到了长凳上，姑且先休息会吧。  
雪菜则是双手捧着咖啡罐咕嘟咕嘟的喝着咖啡。恩，果然是个十岁的孩子啊。因为脚够不着地面，所以雪菜的脚来来回回的晃着。  
我一边眺望着向远处伸展的大阪的街道，一边抛出了话题。  
  
「你们住在这里是吗？」  
  
「是的。虽然妈妈的故乡是在千叶，不过在雪菜出生的时候就搬家搬到这里来了。」  
  
「单亲妈妈搬家搬到这里来……是因为工作吗？」  
  
「…………妈妈她和平时一样，一边流着泪说，她想离开千叶」  
  
「…………」  
  
那果然是和她去世的丈夫有关系吧。  
就连靠近那个充满着过去回忆的地方，也会让她感到犹豫不已吧，更不用说在那里生活了。  
  
「那个时候真的好不容易的。无论是带孩子还是找工作妈妈她一个人都能搞定实在是太好了，姨妈是这么说的」  
  
「…………你的母亲确实很帅呢」  
  
「是的……是让我骄傲的母亲」  
  
在生育之后没有好好休息，反而是不断消耗着自己低的可怕的体力。  
雪菜的妈妈贯彻了她那任性的做法。  
为了保护自己那颗纤细脆弱的心，也为了保护重要的家人，她漂亮的把一切都完成了。  
  
「…………你的妈妈很厉害啊，真的」  
  
我一边抚摸着雪菜的头，一边将身子微微后倾，正当我抬起头仰望纯白的天空的时候。  
  
———此时、一片雪花从空中飘然落下  
  
在我眯起眼睛的那一瞬间、  
  
「啊！」  
  
满载着欢喜的雪菜的声音。  
她那小小的身躯从长凳上一跃而下。  
就在我将目光移开的那一瞬间，  
  
「妈妈！」  
  
她找到了想要找的人。  
  
「哦，找到了是吗」  
  
恐怕对方也不断地在神社内寻找，因为在神社里没有找到所以之后又来到了神社外面继续寻找她的女儿吧。  
让您的女儿接受了没有必要的照顾真是太抱歉了。  
让我来看看能养育出这么优秀的女儿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吧，我这么想着，顺着雪菜的视线向前看去，然而  
  
「诶…………？」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在雪菜闪闪发光的眼神看向的另一端，那里只有看起来很寂寞的游玩器材和小小的公园入口，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  
  
那位黑发的美人是被过滤掉了吗？我连人影也看不见。  
  
「…………是、哪一位？」  
  
「是在那里的那个人！你看，刚从入口走进来的那个人！」  
  
雪菜的声音开朗无比。  
但在她手指所指向的地方，果然还是没有一个人。  
岂止如此，于空中飞舞的雪花使那边的画面变得仿佛是脱焦一般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麻烦您了，谢谢您僵尸先生！」  
  
甚至连在我面前低着头的雪菜，感觉都开始变得有些朦朦胧胧的。  
不用说，很明显，这很异常。  
仿佛踏入了梦的世界一样，整个世界仿佛是幻想构造的一般。  
宛如、雪之妖精一样啊，我这么想着，那个可爱的身影，向我这里低头行了个礼。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因为我想好好的答谢您！」  
  
听起来很开心的声音。  
我视野中的一切都逐渐失去了现实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了一点声音。  
  
「…………我叫比企谷。比企谷八幡」  
  
「比企谷、先生…………？」  
  
在微微侧头之后，妖精她轻轻的微笑起来。  
  
「真巧啊。和雪菜是同一个姓呢」  
  
「…………！？」  
  
一刹那，我的思考冻结了起来，然后下一秒便瞬间解冻。  
  
我总觉得雪菜所说的那个人和哪里的某一位很像。  
  
我觉得只是和那个人偶然的相似而已，实际上也应该只是偶然吧。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焦点开始晃动、充斥着不真实感的世界的话。  
  
如果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却能在这里、在此刻实现的话。  
  
我能够推导出一个确实存在的可能性。  
  
潘先生、僵尸、甜食、第二回的事故、漂亮的黑发、姐姐、千叶、MAX咖啡。  
  
比谁都要坚强，但是却又很爱哭的女孩子。  
  
点与点之间相连接，线与线相互勾勒出那副轮廓，结果是————  
  
「…………是吗」  
  
我得出了那唯一的结论。  
  
但是，这样  
  
这样超现实的事情…………  
  
可能存在吗……？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八幡先生。能陪我一起走，我感觉还是相当开心的」  
  
她到底是真实存在着的呢，还是只是幻想呢，雪菜她害羞的笑着。  
  
「骑脖子的话是第一次…………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一定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  
  
是啊。  
  
就算是超现实，就算是幻想。  
  
和那样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那样的东西，现在并不需要。  
  
如果，只是如果。  
  
这场邂逅，是确实可能存在的话。  
  
对我来说，有些事情不趁现在立刻传达给她不行。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那么下次再见啦！」  
  
「…………、雪菜！！」  
  
对着渐渐远去的雪菜的小小的背影，我不顾一切的喊叫着。  
  
雪菜觉得不可思议一般转过身来，看着猛地从长凳上站起来的我。  
  
在飞舞的细雪之中飘动着的、长而美丽的黑色秀发。  
  
大大的、水润的眼睛。  
  
端正的五官。  
  
………………是啊，真的。  
  
和某个人很像啊。  
  
我发自内心的想着，长得和丈夫不像，真是太好了。  
  
「那什么……就是那个，雪菜」  
  
必须传达给她。  
  
我要，将我不说出来不行的话语，传达给她。  
  
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仅是我。  
  
有着不传达给她不行的事情。  
  
「你的，那个，你的爸爸他啊…………」  
  
「…………恩」  
  
「绝对……他绝对是爱你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是对她来说是毫无相干的人的话，但是雪菜却认真的听了进去。  
  
「……是真的、吗？」  
  
「是啊。那当然」  
  
不管怎样，你的父亲是个性格格外别扭的人。  
  
因为对现在的他来说，爱上某个人、和她一起见证孩子的诞生什么的仍旧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爱的话，如果不是在爱的前提下的话。  
  
无论是他，还是雪菜的妈妈，都不会选择生下雪菜的吧。  
  
「总之、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而已…………」  
  
我拼尽全力在我的脑海中翻找着合适的词语，再编织成语言。  
  
「我想他绝对是爱着你的。绝对。一边觉得真没有办法，一边又一直宠爱着你，我认为是这样的。」  
  
「…………即使雪菜还没有诞生？」  
  
「那当然。」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一定会把耳朵贴在肚子上，听听孩子的声音，我甚至都怀疑他会不会被妻子嫌他太烦太粘人。  
  
「…………是这样吗」  
  
对着今天才认识的人，雪之妖精轻轻的点了点头。  
  
「虽然，我还不是很明白…………我会去问问看妈妈的。关于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爸爸的事情」  
  
「雪菜…………」  
  
「妈妈她呢，只要一提到爸爸的事情就会哭，所以，如果她哭了的话全都怪八幡先生哦？」  
  
「………………啊啊。都是我的错，你就这么和她说吧」  
  
对着另一侧的某个人，  
  
至少，我希望能给她带去一丝救赎。  
  
「摸头也不要忘了啊。…………拜托你了，雪菜」  
  
「…………是！」  
  
她很有精神的点了点头，然后再次低头行了一礼。  
  
「真的是非常感谢！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还要玩肩车哦！」  
  
——说好了哟！  
  
正当我觉得声音离我好远，快要听不到的时候，她的身影已经从这里消失了。  
  
空中飘舞的细雪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停了下来，脱焦而变得模糊的世界此刻也恢复了正常。  
  
「…………刚才的，是什么呢」  
  
我发着呆，一边缓缓的坐在了长凳上。  
  
就在刚才，我觉得我和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谁相互接触了。  
  
那小小的掌心的触感，我依旧记得。  
  
「…………哈」  
  
那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可能性的未来。  
  
是我和哪里的谁相结合的世界中的一个。  
  
我刚才所接触到的，一定是，那位比谁都要美丽的人，她一个人，和她的家人一起快乐的日常生活的碎片。  
  
「…………大阪也进入千年魔镜了吗」  
  
我苦笑了一下，再次朝天神的方向走去。  
  
不再去参拜一次不行啊。  
  
为了在某个世界里，对我而言比谁都要重要的人们的话。  
  
希望，她和她能够得到幸福。  
  
  
  
  
  
  
「妈妈！」  
  
「雪菜！」  
  
「啊呜！妈妈、好难受喘不过气了！」  
  
「真是的!你又让我担心……！」  
  
「对、对不起啊妈妈…………但是、雪菜也有在神社里找妈妈哦…………妈妈到哪里去找我了呢？」  
  
「我的话一直在神社内来回找你啊…………」  
  
「好奇怪啊、明明和八幡先生一起确认了一遍的来着…………」  
  
「诶…………？」  
  
「啊、对了妈妈，你听我说。有一个僵尸先生在雪菜走丢了开始哭泣的时候帮了我哦！」  
  
「僵尸…………是像死鱼一样的眼睛吗？」  
  
「是的。妈妈你知道的好清楚啊」  
  
「僵尸、八幡…………不会、吧」  
  
「妈妈，请稍微蹲下来一点」  
  
「？倒不是不可以…………？雪菜？」  
  
「这是摸摸头哟。八幡先生告诉我，要记得替他摸摸妈妈的头，雪菜在忘记之前做到了！」  
  
「………………」  
  
「说雪菜是好孩子，说雪菜的妈妈是很厉害的人之类的，这样夸奖的话八幡先生他说了很多哦。啊，虽然他摸头的技术很糟糕就是了」  
  
「…………是吗。很像那个人呢」  
  
「还、还有哦，八幡先生还说，父亲他啊绝对是爱着雪菜的。所以妈妈，关于爸爸的事情，我能听一听吗？」  
  
「呜………………！！」  
  
「妈、妈妈、这样子好难受…………」  
  
「…………呜，真的是、笨蛋啊」  
  
「妈妈？」  
  
「只有没有让这个孩子和那个人相见，这一点让我非常后悔…………这也许是，迟到了一天的神明的生日礼物吧」  
  
「妈妈…………果然、妈妈是个爱哭鬼呢」  
  
「是啊，真的。…………我爱你，雪菜。还有…………」  
  
  
  
  
  
「我爱你，亲爱的」  
  
  
  
  
  
——一月四日，比企谷八幡与雪之妖精相遇了。 END

文章封面  
  
插图